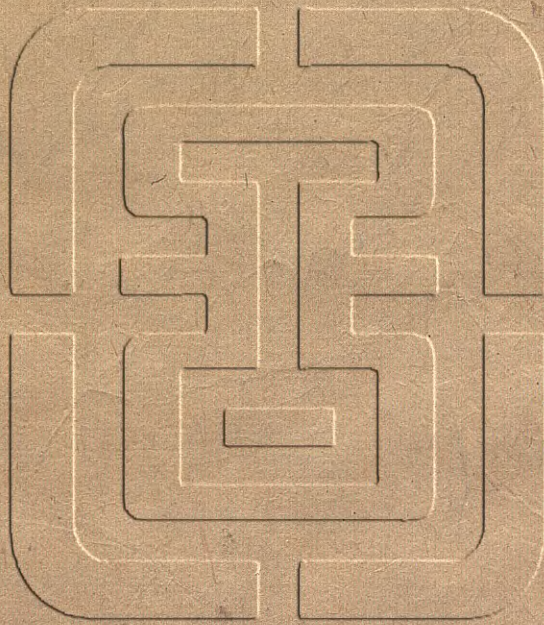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5130

854

印: : 30



金石萃編卷八十四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 四十四

裴道安墓誌

銘石高廣各二尺八寸三十三
行行三十四字正書在西安府

大唐故朝議郎行尚書祠部員外郎裴君墓誌銘序并

族叔禮部員外郎拙撰兼書

君諱稹字道安河東聞喜人也自桐川建封燉煌為郡
魏分三祖晉方八王奕代嘉其美曰口年載其令德高
祖定周大將軍馮翊太守襲瑯琊公績茂戎昭化成郡

13987

國會祖仁基□□光祿大夫兼河南道討捕大使以陰
圖王充義拔舊主遭時不利玉哲名揚□□追

贈原州都督命謚曰忠祖行儉禮部尙書兼定襄道行
軍大總管聞喜公贈太尉□□獻旣明且哲經文緯武
故事宗於禮闈大勳炳於雲閣孝光庭侍中兼吏部尙
書贈太師謚忠獻器識宏遠墻宇高深亮采天階

丹青神化君二川淑靈三事鴻烈植貞□之性抱經濟
之才生而聰敏幼而穎悟仁和孝友君子之德日新文
學吏能賢人之業□盛開元初舉孝廉高第弱冠
教授左千牛備身秩滿轉太子通事舍人□

宸捧

日青禁朝春詞令可觀風儀有裕歲餘

調補太常寺主簿□□寺署辨□禮法按驗伏藏動盈
累萬卿韋韜欲以昇聞期於顯擢君不求苟祿

固讓厥功□□京地府司錄未上丁

太師

憂柴毀骨立殆將滅性杖而後起□日式期□□屢

聞寵光是冀爰紆

聖札用勒豐碑仍命

宰臣俾令護□此乃顯□千古哀榮

九原者也

太師公直道不回存亡交變

明主

優□

恩禮時列害其公忠定謚之辰將沮其美

君晝夜泣血號訴聞

天特降□言以旌其實

詔改謚曰忠獻豈非孝感之至以發

皇口報應之口有如影響憂制缺

主上

永言念舊方議賞延命執事與五品官口宰以君口量
清通不欲處之叢地請授史官是日拜起居郎君裘服
外除心喪內疚口口今職遠口

先碑敷奏上

感於

冤旒情禮近傷於冠佩自武德之始迄于

茲日注口所闕四百餘卷南史直筆東掖記言考古而
行怡然理順俄遷尚書祠部郎君才兼口口口典

郊廟續祖訥之清言循樊准之儒術

明光伏

奏問望攸歸嗚呼天不假年神爽其善視事累月卧疾
弥旬以開元廿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終于長安光德里
私第春秋卅其

先葬于聞喜之東京原也卽

以辛巳歲二月癸丑廿日壬申旋窆于長安萬春鄉神
和原禮也初日者有言曰且有橫厄願攘之君曰苟無
負於神明亦何攘之有生死有命誠性已齊此則達人
之用心也君博識多聞含光育德志希宏濟心鏡无爲
嘗覽太一之書黃公之略每懷遠大自比范張及我宦
成期於身退挂冠投紱卧壑栖林青雲始階黃埃溘至
海內豪雋孰不愧惜嗣子倩等異才動俗純孝通神永
慕寒泉式刊貞石其詞曰

全晉舊國彼汾一方宗門貴仕代有烈光鼎鉉龔懿蘭
菊垂芳地靈世德之子含章含章伊何載挺時哲口服
教義口紹忠烈詞賦春葩揀貞暮雪珪璧內潤鼓鐘外

徹肅祗一命趨侍

兩宮奉常典禮左掖記功

清輝就

日逸翮搏風高選郎署公議攸同

建禮休滌漳瀆移疾方奏

丹墀遽辭白日隱

嶙前嶂微茫此室勒銘幽泉永識芳實

按此碑撰書者族叔禮部員外郎裴肅兩唐書無
傳宰相世系表洗馬裴有裴肅重皎之子官禮部
郎中當卽其人碑叙裴氏先世已詳裴光庭碑其

述稹事惟新唐書附裴行儉傳所載甚略

舊史但無傳

云光庭

舊史作庭

子稹以蔭仕累遷起居郎後授祠部

員外郎卒碑則云開元初舉孝廉授左千牛備身

轉太子通事舍人補太常寺主簿遷京兆府司錄

丁太師憂服除拜起居郎遷尙書祠部郎視史較

詳也世系表則去稹司勳員外郎龔正平縣子與

碑傳異碑云太師公直道不回存亡交變明主優

曰恩禮時列害其公忠定謚之辰將沮其美君晝

夜泣血號訴于天特降口言以旌其實詔改謚曰

忠獻是光庭改謚由稹孝感所致也舊光庭傳太

常博士孫琬將議光庭謚以其爲吏部日用循資格非獎勸之道建議謚爲克時人以其爲希蕭嵩意旨上聞而特下詔賜謚曰忠獻新傳初謚作克平後謚作忠憲餘同碑與傳互有詳略至新書傳有云開元末壽王瑁以母寵欲立爲太子稹陳申生吳園禍以諫元宗改容謝之詔授給事中稹曰陛下絕招諫之路爲日滋久今臣一言而行殊寵則言者將衆何以錫之帝善其讓止不拜此事碑獨略而不書碑又云自武德之始迄于茲日注口所闕四百餘卷此似補起居注之闕者而唐書藝文志有開元起居注

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失撰人名稹所撰四百餘卷或卽在其中也碑云嗣子倩等而不著其官位新書附稹傳後云子倩字容卿歷信州刺史以治行賜紫服代第五琦爲度支郎中世系表又云正平縣男傳所不載碑書長安萬春鄉神和原長安志作神禾原又祈禳之禳作攘想皆通用也窆以辛巳歲爲開元二十九年碑爲向來金石諸家所不載和同年高郵沈君方穀業富爲河東轉運使以此見贈且去與裴氏有親其舊塋上唐宋碑刻甚多將盡搨之聞而欣然拭目以俟旋以病歸不果至

今追憶爲之憮然

洞清觀鐘款識

款高三尺二寸上圍四尺九寸下圍六尺九寸腰橫起五稜以界上下其上下共八區每區亦間五稜每五稜四行文皆一直接下總計十六行行廿八字至四十字不等其大區首三區無字第四區六行行九字至十二字不等係金至大年刻第五區四行皆人姓名似與諸稜十六行字同刻者第六區左行五行行十一字係宋咸平年刻至第七第八兩區文亦上下直接七行行十六字至廿一字不等係天祐年刻但下區末後多書人行並正書在南康縣

維大唐開元廿九年歲次辛巳閏四月辛巳朔廿八日

戊申女道士蔡淨廉曹淨儀曹紫虛孫雲譽蔡仙經謝

玉那寂驪觀上座朱處封檀越主蔡方運蔡思奉吳少

表蔡祚樂等勸率衆緣敬造銅鐘一口奉爲國王帝主

牧宰官僚下及蒼生同霑福祐永充洞清觀供養

用銅三百斤

時匠余令玉

以上首五稜四行

口延誠朱守虬曹雲岫及妻蔡五娘蔡邦瞻及妻鍾李

定謹孫貞幹蔡仙望蔡口母鍾四娘曾四娘謝意謝仙

諒僧調御蔡嶠母朱孫封黃口劉智新蔡朝欣蔡齊炎

蔡承親蔡齊希朱伯巡蔡齊康蔡懷慶曹處貴朱玉貞

鄭仙玉謝賀朝謝獻之黃待徵朱惠建朱師雅曹思合

李庭芬蔡口蔡祚封李定廉朱希母歐陽

以上次五稜四行

謝口封蔡晏堯爲亡兄璧及嫂劉劉智常李廉母朱二

娘為亡葺二官蔡公緒蔡思京李口口蔡化口蔡因業
蔡祚寧朱思齊蔡貞母羅朱思樂鍾虬為亡孝蔡巍母

劉大娘蔡齡母李夫人蔡尹嗣朱先母蔡鍾嶠為妻李

氏朱守諫朱守元孫順女道士蔡真仙朱智藏蔡淨智

蔡雲嬌蔡仙勝蔡紫蓋李仙定朱仙臺李仙雲曾雲童

謝紫霄蔡階蔡微

以上又次
五稜四行

縣令員元禮丞无仙鬼主簿鍾離延祐尉皇甫玲錄事

朱守寧前錄事沈再思倉督黃處真朱靈郁劉仙朝劉

俊父及妻簫大娘趙靈岫及母丘四娘黃御鵬及妻朱

六娘沈壽及母溫八娘劉仙諧鄧庭珪為亡孝蔡惟舊

明義期李表泓蔡祚合及妻劉大娘蔡推母董三娘為

亡葺護軍曾光庭蔡靈舉為亡妣朱經母蔡為亡葺蔡

妃沒故蔡嬌舍蔡四柔

以上末五
稜四行

蔡遊巖 曹雲峯 蔡崇躬 宋瑗 朱球珍 吳均

為亡孝 歐陽平 朱千里 曾席母謝二娘 蔡希

妻李四娘 蔡休祥 謝璵母蔡五娘

此在上層為弟
二區統計為弟

五區

弟子虔州百勝判官知勾判南康縣事銀青光祿大夫

檢校戶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陽坤當縣洞清觀

銅鍾壹口先平固作孽之時桴擄入峒至天復元年坤

統押將士收破却復前件鍾將歸本縣緣洞清觀傾因
亂罹多年荒廢切見可封里畫錦禪院未有銅鍾今將
轉捨冀保弟子官榮顯達將卒興隆邑內居人同霑福
利鴻音遠布永鎮伽藍天祐元年歲次甲子七月癸亥
朔廿九日辛卯題院主僧靈滿

開元寺僧義全書此以上在末後且下兩區

准勅省指揮鐫題咸平三年拾壹月 日

守縣尉周

守主簿夏侯口

守殿中丞知縣事成口此以上刻在第六區左行

昭武大將軍南安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趙國器捨
此洪鍾于本路通真道院永充人天供養者至大二
年己酉歲九月吉日開山住持道士程紹真徒弟程

自謹題此以上刻第四區

按此鐘本于開元二十九年南康縣女道士蔡淨
源等鑄以充洞清觀供養者淨源等題名其上續
于天祐元年判南康縣事陽坤移置畫錦禪院坤
自刻記于上宋咸平三年知縣事成口等但題名
而無移置之事元至大二年南安路總管趙國器
移充本路通真道院供養道士程紹真等題記蓋

一鐘闕四百四十餘年而三移其所矣唐書地理志虔州南康郡南康縣屬淮南西道元時陞宋之南康軍爲南安路而南康縣屬焉陽所題云平固作孽之時桴擄入嗣此時當昭宗末季朱全忠兵犯京師朝廷倉皇爲避亂之計昭宗本紀不服載及平固作孽其詳不可知矣新唐書本紀僅書天復元年十二月鍾傳陷吉州似亦平固之餘孽也

夢真容勅

碑高九尺五寸七分廣四尺三寸四分
二十二行行四十四字行書在易州

武功蘇靈芝書并題額

勅旨中書門下兵部尚書兼侍中牛仙客等奏臣等因奏事親承德音陛下謂臣等曰朕自臨御已來向卅年未曾不四更初卽起具衣服禮

尊容蓋所爲蒼生

祈福也昨十數日前因禮謁事畢之後曙色猶未分端坐靜慮有若假寐忽夢見一

真容云吾是汝遠祖

吾之形像可三尺餘今在京城西南一百餘里時人都不知年代之數汝俾遣人尋求吾自應見汝當慶流萬彙享祚無窮吾自度其時今合與汝於興慶中相見汝亦當有大慶吾猶未卽言語畢覺後昭然若有所覩朕因卽命使兼令諸道士相隨於京城西南求訪果於盤

屋縣樓觀東南山阜間迺遇

真容一昨迎到便於

與慶宮大同殿安置瞻覩與夢中無異者伏以

靈

元大聖降見

尊容感通之徵實符睿德陛下體至

真之道崇清靜之源何曾不禮謁虔誠為蒼生祈福故

得

真容入夢

烈祖表靈求之西南果與夢協

且與慶宮者潛龍舊邸王業所興當此處而告期與嘉

名而相會斯迺降於紫府鎮我皇家啟無疆之休論大

慶之應陛下爰捨正殿以為法堂是尊是崇至敬至極

殊常之理將万福而俱臻無外皆覃迺億地而同慶臣

等昨日伏承聖恩賜許瞻禮自然相好諒絕名言開闢

以來典籍所載未之有也臣等無任慶悅之至謹奉狀

陳賀以聞仍請宣示中外編諸簡冊者夢之正者是為

通神於惟

聖容果以誠應豈朕德所致而大道是

興再省與靈言猶在耳將貽福業代祀彌口口告以行

宮迺置之內殿兼云大慶允屬朕躬稽之道經以慈為

寶當慈育萬姓永荅神期卿等宗臣願揚嘉應所請者

依

開元廿九年閏四月廿一日

真容應見

右博州刺史李成裕奏奉閏四月廿一日

勅中書

門下奏請宣示中外者歷觀寶誅會所未聞側捧瑤緘
不勝抃躍臣謹按落下閔太初靈云後八百年靈差一
日有 聖人正之至 陛下定靈之年正當八百
今又靈元皇帝以 聖明之代來見 眞容於夢
寐之間再陳靈應稱 陛下慶流萬葉享祚無窮則
知聖靈昌期合符同契者久矣雖縑緡已載而琬碧未
書將何以對越神休光昭睿德臣之愚昧敢以上聞伏
請於開元觀具寫 綸言勒於貞石入仙宮而物覩
知 聖祚之天長如允臣所請諸州亦望准此
勅旨依奏

開元廿九年六月一日

鴈門解口光刻

此蘇靈芝書按碑開元帝夢老子眞容求得之中南
之樓觀博州刺史李成裕奏准諸州同勒石則此碑
天下皆刻之金石畧載之云未詳所在余此碑并田
仁琬碑得自鄉人之守易州者在易州今中南樓
觀亦有此碑亦靈芝書文同而易州碑稱奉勅旨宰
相牛仙客樓觀碑稱張九齡按碑此事在開元二十
九年閏四月九齡自二十四年罷相二十五年左遷
荊州長史二十八年薨未嘗生至二十九年也似當

以易州碑爲是樓觀碑經宋翻刻字畫不及易州三

舍豈亦謬易其姓名耶

石墨
鐫華

真容之夢最爲荒迷非惑也乃自作詐以欺聾俗然
不自知其爲俗所欺也亦顧其臣之將順者不能道
以正使如見聖于美見賢于巖者故以此爲美而思
依托之耳然而習僞導誣殊失一心大言之體若靈
芝之字則縱而有體嚴而不局最爲合作宋日隔于
異域故諸賢不及見因以自潛此日如新亦物之幸
也居身者可于以得師矣

墨林
快事

夢真容碑在蓋屋縣樓觀

金石文
字記

石墨鐫華論此碑在易州樓觀之異同可謂明確余
所收一本稱牛仙客不稱張九齡則此碑亦非樓觀
所刻也獨異真容求得之樓觀而碑刻于樓觀者有
以牛爲張之誤何與余又得刻在古白鷗觀一碑先
是党光所書早已損壞漢乾祐三年楊致柔奉命重

書者

觀妙齋金
石刻考畧

此非唐原碑乃後人重刻者碑首有重摸蘇靈芝書

唐老君應見碑十二字可證

關中金
石記

右真容應見記東武趙氏題爲夢真容碑武功蘇靈
芝書今傳於世者有二本一在蓋屋縣一在易州予

金石錄卷之十四
皆得之文字行欵皆同惟勅內兵部尚書兼侍中牛
仙客蓋屋本作張九齡蓋後人惡仙客名輒磨去妄
以九齡易之爾舊唐書禮儀志開元二十年閏四月
元宗夢京師城南山趾有天尊之像求得之於蓋屋
樓觀之側正指此事志稱二十年當作二十九年傳
寫有脫文也當是時九齡去位已久諫諍之臣卷舌
佞諛之言盈耳帝既夙好神仙妄念所感形于夢寐
蓋求治之志荒矣卒之果有幸蜀之禍慶流万葉享
祚無窮夢中之語詎有一驗哉李成裕唐書無傳天
寶十載以宗正少卿奉命祭北嶽安天王見舊史禮

儀志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言元宗自言夢見元元皇帝余案此漢桓帝故實
元宗踵而行之繇釋老子銘延熹八年八月皇上尙
惠宏道含閔光大存神養性意在凌雲是以潛心黃
軒同符高宗夢見老子尊而祀之可類徵也

授堂金石跋

石壁寺鐵彌勒像頌

碑高七尺七寸三分廣三尺二寸二十三行
行五十八字行書在交城縣石壁山永寧寺

大唐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

并序

前濮州鄆城縣尉林諤撰

太原府叅軍房嶙妻渤海高氏書

朝議郎太原府司錄叅軍事常山蘇俛題額

維佛曰覺是法曰空銘範所謂敬田薰崇可兼意境自
西林宴滅東夏開教納羣動故廣闢度門詣真宰卽密
傳智印功應沙劫化懸金界支提所以列寰宇建舊所
以遍山林石壁寺者晉之西山奢号石壁谷隨隸西壽
陽縣

唐改壽陽爲文水

先朝分置交城

而立寺焉

太宗昔幸北京文德皇后不豫輦過

蘭若禮謁禪師綽公便解泉寶名珎供養啓願玉衣旋
復金榜遂開因 詔天下名山形勝皆表刹焉所
以報護力廣真諦也口口紺臺之制頗餘

紫禁

之恩禪師尋終官寺初創分身建塔遺跡巋然多寶不
開吾徒安仰年齋四紀紹復六僧脩伽藍者瓘潤脫造
山閣者毅本元竟未雄成且爲能事粵邑宰燉煌張公
令孫清信香緣台鉉英胄隱若敵國知無不爲行春之
餘瞻星開製琢拓巖窠所以面雙峯築基林間所以立
前殿飛廊右轉高門南豁化檻桀爛於虹澗漱渠杳藹
於龍鱗附麗張皇公之教也復次寺大衆縣諸吏鄉三
老等端念斷結迴向增修屬廊殿功閑請鼓鑄象設信
施山積稽懇雲奔弦朔再移公難久抑爰容上座普公
曰和上万亿之中已經付囑一方之內僉謂導師此處

山泉人間卓絕常歎庭宇淺狹形像卑古既衆心同欲
敢仰屈專知先捨俸錢次添淨觀想望耆闍之往思慕
兜率之留寶臺繫念於儀彤華林正觀於神衛俾開元
廿六年十月十五日鑄鐵彌勒像一座良冶攻橐神物
助銅迴祿蒸雲而噴鍊飛廉噫風而沸液燄涌鈎外迺
激金光非普公之摠衆罄心調御之慈悲冥應則何以
騁歸相好成是福潤十二月八日設大齋而出之都人
嚴護以禮供掌事藁掀而改座鏃刺設色睥湛起容頃
者都師思九先患兩足綿歷數年醫巫竭精蹇蹇生念
忍苦強步有加無瘳當監理之夜忽覺輕舉及成像之

日曳寫如初此則指魔易容如鳥出殼之攝也此寺幽
深遠口林壑猛獸不育濡草羅生列郡旱亢祈之則霖
雨闔境歲儉念之則豐饒或觸加敬警俗整僧此則軒
臺不敢西射廬山長存東首也然結構大廈兼寫聖容
王不召而來役不言而應始謂陶唐之俗家盡歸依追
悟巧妙之徒人皆飭力殿像云畢居處自空此則梵帝
輸靈匠育玉獻神兵也夫金者物之堅剛像者代之崇
奉見不壞想故因感以存質在存爲跡故弄應以住法
是梵場也其炳煥乎上座普敬寺主惠璉都師思九法
師元嚮大德茂忠守迪常念寶定泊龍象法靈真實真

華戒珠圓明智劒猛利當對初地躋擇勝於閑安果證
中天已授記於文佛鄉望王恩貞縣吏郝仙壽等五色
鸞鸞千里騏驎瓊樹塵映玉匣氣浮古署或列於桐鄉
虔承遂陪於奈苑奉鍾離之舊政以喜得人心結曇彌
之後緣仍爲佛事於戲否往泰來聖作惠出微妙用之
發揮匠意表刻紀靈則
我皇之會昌景福天主
之示現功利不其茂絕穹谷摩滅蒼岑者哉謬侘僚不
偶誠敬口口與徒發於蘭栢白林爲頌詞欲徵於靈運
石壁言詩貝葉尙記買園線花亦題施樹佛則無愧謹
偈銘云

廿年傳兜率天彌勒宴坐對諸仙晉山記石壁寺佛影
下來畱此地新殿開望昭迴白毫放子照雲隈危樓敞
臨懸象翠微濃子洗烟上張公作神鬼諾五十六億龍
華樂靈匠罷真僧措八万四千師子駭鎮帝鄉歸梵場
法輪轉子衆福證鉢衣拂子聖劫長

開元廿九年歲在辛巳六月庚辰朔廿四日癸卯建
右太原府交城縣石壁寺鐵彌勒像頌者林鶚撰參
軍房璘妻高氏書余所集錄古文自周秦以下訖於
顯德凡爲千卷唐居其十七八其名臣顯達下至山
林幽隱之士所書莫不皆有而婦人之書唯此高氏

一人爾然其所書刻石存于今者惟此頌與安公美政頌爾二碑筆畫字體遠不相類殆非一人之書疑模刻不同亦不應相遠如此或好事者寓名以為奇也識者當辨之

集古錄

此房璘妻高氏書高氏又書安公美政頌歐陽公謂字迹如出二手而疑好事者寓名以為奇余未見美政頌此本借自東坡商觀其筆法適勁信足名家而一經元祐火燬政和間寺主道珍重勒再經大定火燬泰和間寺主元釗又勒銘鍛都亡僅存形似耳金人口苑跋語歷歷可証近吾鄉人有為交城廣文者

為言碑今又就燬交城人猶有舊搨本以此觀之當亦非開元刻乃泰和刻也然則碑自元祐至今凡三

燬于火矣何高氏之不幸耶

石墨鐫華

今在交城縣石壁山寺末有金泰和四年跋

金石文字記

右石壁寺鐵彌勒頌像其文云石壁谷隨

即隋字

隸西

壽陽縣唐改壽陽為文水先朝分治交城而立寺焉案隋書地理志文水舊曰受陽開皇十年改焉交城

開皇十六年置是文水之改名交城之置縣皆在隋時碑以為唐時改者蓋誤而交城之由文水分則又史所未及載也又攷元和郡縣志壽陽縣本漢榆次

縣地西晉於此置受陽縣即今文水縣是也開皇十年改受陽為文水縣又於受陽故城別置受陽縣即

今縣是也貞觀十一年改名壽陽唐志亦云壽陽貞觀十一年更名

是壽陽之名建唐初所改隋志書已改之受陽作受

字別置之受陽作壽字似誤碑去隋隸西壽陽縣攷

隋時兩受陽不並置當因文水在今壽陽之西故土

人稱西以別之不云受陽而云壽陽者據後所改而

稱之也潛研堂金石文尾跋

按受陽壽陽潛研跋辨之甚晰然尚有未盡者今

刻太平寰宇記壽陽縣本漢榆次縣地西晉於此

置壽陽縣屬樂平郡盧諶征艱賦云歷壽陽而總

轡即謂此晉末省後魏風土記云晉末山戎內侵

徙壽陽之民於太寧元和郡縣志作大陵城南置受陽縣屬

太原郡隋開皇十年改壽陽縣為文水縣又於壽

陽故城別置壽陽縣屬并州即今縣是也大業三

年罷州為太原縣仍屬焉唐武德三年置受州縣

改屬焉貞觀八年廢受州縣屬并州据此則自西

晉至唐貞觀祇作壽陽未嘗有受陽也据魏書地

形志則自晉至魏皆作受陽隋書地理志則文水

縣注云舊曰受陽開皇十年改為壽陽縣注云開

皇十年改州南受陽爲文水分州東故壽陽置壽陽詳玩文義改州南受陽當作州西州東故壽陽當作受陽疑隋志刻誤州東者并州之東也齊周所置隋大業三年改太原郡故受陽在州東則析置之文水在州西明矣碑所謂西壽陽縣者卽此元和郡縣志壽陽縣本漢榆次縣地西晉於此置受陽縣永嘉後省後魏太武遷戎外出徙受陽之戶于大陵城置受陽縣卽今文水縣是也開皇十年改受陽爲文水縣又于受陽故城別置受陽縣屬并州卽今縣是也大業三年罷州爲太原郡縣

仍屬焉武德三年置受州縣改屬焉貞觀八年廢受州縣屬并州貞觀十一年更名壽陽是貞觀十一年以前從無壽陽之名寰宇記傳刻之誤信矣然稽之舊唐書地理志孟縣云隋縣武德三年置受州領孟壽陽二縣六年移受州于壽陽貞觀八年省受州孟復屬并州壽陽去隋舊縣武德三年屬遼州六年移受州于此領壽陽孟二縣貞觀八年廢壽州縣隸并州是以壽陽爲隋時舊名且於受州前作受後忽作壽自相牴牾如此可知壽受二字之易涉訛誤又不獨寰宇記爲然矣

新唐書獨不誤

兩五代史有郡無縣不能攷其後如文獻通考于壽陽但云晉

舊縣于文水但云漢大陵縣皆不著受陽字鄭氏

通志敘地理仿禹貢之體不詳沿革無可折衷也

此碑既以壽陽之名起于隋復以改壽陽為文水

云在唐時並與隋唐諸史異碑下云先朝分置交

城而立寺焉隋書地理志交城縣開皇十六年置

不始于唐其云先朝唐地理志謂先天二年析置

靈州縣開元三年省依文當云析置靈川非析置

交城也以意度之交城與文水接壤或犬牙相錯

之處隨時彼此析屬而寺址遂隸于交城耳碑云

石壁寺者晉之西山舊號石壁谷山西通志石壁

山在交城縣西北二十里疊巘周環拱列如壁南

有石崖峭削百仞唐建石壁禪寺今為永寧寺

唐儉碑

碑連額高一丈一尺七寸廣四尺三寸七分三十九

行行八十五字正書額題唐故特進莒國公唐府君

之碑十二字隸書在醴泉縣昭陵

唐故特進莒國公唐府君之碑

□□□□位攝后庸千載之□惟岳□神賢臣承五

百之運是以軒車御紀□□贊其□□媯汭乘時稷契

□□□□□□□□□□□□□□□□□□□□□□
□□□□□則聲高彥伯之□□□孟堅之表見之□
□莒公矣公諱儉字茂約太原晉陽人也□□窮□知

遠□□化□□□□□□□□□□□□□□□□□□

□□□□□□□□□□□□□□□□□□□□□□

□□□□□□於後昆備在□□□言□高祖岳後

魏□州刺史禁□□□□有仲山之威福垂訓□學邁仲

□之□□□祖□□□□□□□□□□□□□□□□

□□□□□□□□□□□□□□□□僕射尚書令

錄尚書事晉昌王□□□□□□□□□□公輔之器□□險之

感夢類□□□□□□□□□□□□□□□□□□□□

□□□□□□□□□□□□□□□□□□□□□□

書□□□□散騎常侍□□□□□□□□□□州刺史晉

昌郡□□皇朝贈太常卿□□□□宰門華胄公侯

弈代簪□□□□□□□□□□□□□□□□□□

□□□□□□□□□□□□□□□□□□□□□□

流□□□□藻□麗於翰苑雄□□□□□□□地方馳

則遺風追□冲天將舉則切漢摩霄合浦騰暉色映朱

轡之□麗□□□□照□□□□□□氣□□□□□

管□□□□□□□□□□□□寔□□□之□□信衣冠

之表□□□解褐左勳衛昔長卿□□□職未當才
亭伯之宰長岑位不充量以□□古彼□一時屬炎政

風頽寰宇□□□□□□□□□□□□□□□□□□□

□□□□□□□□□□□□□□□□□□□□□□□□□

□見彤雲□□□芒碭之奧□未建□□□□□會盟

津之期先君昔在有□與□高祖連□□敦莫逆□

□斷金雖□□□□□□□□□□□□□□□□□□□

□□□□□□□□□□□□□□□□□□□□□□□□□

□側席□□□□□隱太子至晉陽□□□□□初申通

家之交好次論天下之橫流公□□載之□□及列代

□□□□□□□之九合□□□□□□□□□□□□□

□□□□□□□□□□□□□□□□□□□□□□□□□

□經綸□□□□□有陳琳殊健之筆□□□搆之

才任以文房實諧衆望拜大將軍府記室加正議大夫

□□□□□□□□□□□□□□□□□□□□□□□□□

□□□□□□□□□□□□□□□□□□□□□□□□□

□河□易□□□□□□□□□□□將師賁育之兵于□□□万

騎波屬扶西河如拉朽發并部若蹇瓊行至呂□秋潦

遂降□□□□□□□□□□□□□□□□□□□□□□□

□□□□□戰□□□□□□□□□□□□□□□□□□□

□□難拯溺□殘命右僕射□□□□□□□□
 □□□□八陣□□□□崇茂□□□□□□□□
 □□使□□□遂陷賊□公觀諸將□□人多庸鄙惟
 尉遲敬德頗識事機公示之以安危告之以成敗□若
 冰釋翻然改圖□□此心□猶□□□□□□□□
 □□□□□□□□□□□□□□□□□□□□
 □□□□□□□□□□□□□□□□□□□□
 部尚書賜以懷恩田□□門大章之樂咸究精微春誦
 夏絃之禮□窮枝葉李耳□識□□□□□□□□□□
 □□□□□□□□□□□□□□□□□□□□□□

□□文帝功齊履載績邁陶均既荅元勳必資美

稱以上將之位照灼文昌天策之名□□元象□

詔□太宗文皇帝天策上將然百察之任妙算時

英以公為長史實諧□論尋而逆賊劉闢擁徒冀北挺

□燕南□□□□□□□□□□□□□□□□□□

□□□□□□□□□□□□□□□□□□□□□□

卒□擢□□心公□輕□賊城以陳利害不勞飛箭便

□□□□詎假拔旗乃傾□□廓清河朔公有□□之功

以公為幽州□□□□□□□□□□□□□□□□□□

□□□□□□□□□□□□□□□□□□□□□□

殘貶踰□□□百城□□□兩河仰其風猷而馬邑
之□長導狼望之兇渠越彼長城□□晉水公抗節□
□□於□□□□□□□□□□□□□□□□□□□□
□□以分□□□□□□□□□□於茲□□□必裹糧□□□
□□□□□□□□區輝輿□□鏑單于納公此對翻然
改□榆關寢其燿烽柳室散其部落言長□之□□□
降□□□□□□□□□□□□□□□□□□□□□□□□
□□□□黃門□□□□□□□□□□公食邑□千戶實□六
百戶□□□□□□□□寄隆八主功彰於□警茅月錫重
五等誓比於山河三蜀膏腴九折崇□□□借号之邑

□德竊位之都□□□□□□□□資□□□□公□
往□□□人貞觀□年□使□□都督□□□□□□□□
□□□□□□□□加鴻臚卿戶部尚書□實封八
百戶□□詔曰與卿故舊可申姻好□□尚識尚豫章
公主加光祿大夫特進□□□□□□□□□□奉□□
詔□□□朔望朝□□□□□□□□□□一□職事春秋六
十有八□□□□□□□□儀同三司使持節□□□嵐
□四州諸軍事并州刺史所司備禮冊命□絹布一千
匹□粟一□石陪□□□□□□□□陵□□□□□□事
官給□□□□□□□□□□□□□□□□□□□□□□

□□□□□□□□□□□□□□□□□□□□□□□□
□□□□□□□□□□□□□□□□□□□□□□□□
人河南元氏孝行瑀毛州司馬封莒國夫人維皇
唐開元廿□□□□□□□□□□□□□□□□□□□□
會孫將軍□□□□□□□□□□□□□□□□□□□□□
□□□□□□□□□□□□□□□□□□□□□□□□□□□
□□□□□□□□□□□□□□□□□□□□□□□□□□□
□□□□□□□□□□□□□□□□□□□□□□□□□□□
□□□□□□□□□□□□□□□□□□□□□□□□□□□
□□□□□□□□□□□□□□□□□□□□□□□□□□□
公神道碑禮也祭統曰予□之守□廟□□□無□
而□是誣也有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
□□□□□□□□□□□□□□□□□□□□□□□□□□
□□□□□□□□□□□□□□□□□□□□□□□□□□

□□□□□□□□□□□□□□□□□□□□□□□□□□

□焚更刊□□追崇之義有自來矣□□□□□□□□
□□□□□□□□□□□□□□□□□□□□□□□□
孫□□□□□□□□□□□□□□□□□□□□□□□□

□□□□□□□□□□□□□□□□□□□□□□□□□□

□□四氣□環闕蒸嘗之薦貞石斷裂□□□□□□□□

□□□□□□□□□□□□□□□□□□□□□□□□□□

□□盈□□公侯之□□□□□□□□□□□□□□□□

□□□□□□□□□□□□□□□□□□□□□□□□□□

□□□人□□□王大經超□台之上階□□□之尊

□沒而不朽傳帶礪於山河吾□□歸□□□□芝芟

□□□□□□□□□□□□□□□□□□□□□□

□□□□□□□□□□□□□□□□□□□□□□

□□□□遙分於祭仲韋丞相之祖業不待□□□□陳

太丘之家風□□□□於孺子□□□□對嘉命□□□

□□□□□□□□□□□□□□□□□□□□□□

□□□□□□□□□□□□□□□□□□□□□□

國崩淪匈匈□□□□□□□□□□□□□□□□

□□□□聖□□□羣雄□□□□□□□□□□□□□

□□□□□□□□□□□□□□□□□□□□□□

□□□□□□□□□□□□□□□□□□□□□□

□□□□尊龍劍□□□□□□□□□□□□□□□□

□□□□□□□□源□□□□□□□□□□□□□□

□□□□□□□□□□□□□□□□□□□□□□

□□□□□□□□□□□□□□□□□□□□□□

□□□□聽鳥觀□□□□所□□□□□□□□□□

□□□□□□□□□□□□□□□□□□□□□□

□□□□□□□□□□□□□□□□□□□□□□

□□□□□□□□□□□□□□□□□□□□□□

□□□□□□□□□□□□□□□□□□□□□□

□□□□□□□□□□□□□□□□□□□□□□

□□□□□□□□□□□□□□□□□□□□□□

□□□□□□□□□□德□□□□□□□□□□
□□□□□□□□□□□□□□□□□□□□□□
□

開元廿九年歲口辛巳口月口口口廿口口口口

右唐唐儉碑云儉字茂約而唐書列傳云字茂系又云男尚識尚豫章公主而唐書於儉傳云名善識於公主傳云名茂識皆其差謬此碑開元中儉曾孫追立距儉之歿雖已遠然至名字皆不應有誤可以爲據也

金石錄

此碑在昭陵東南最遠而地僻故傳者極少余至其下摹一紙真行書輕圓秀勁卓然名家惜無姓氏攷舊史官爲立碑碑雖殘缺後有夫人河南元氏又有皇唐開元廿年等字或開元時始建碑耶似不可曉

石墨鐫華

右唐儉碑真跡三十九行下刻落過半行字不可數

在醴泉縣東北十里許昭陵南向

金石圖

今在醴泉縣北二十五里小楊村碑已磨滅僅存四

百字

雍州金石記

右葛公唐儉碑按本傳祖邕北齊尚書左僕射父鑒

隋戎州刺史宰相世系表儉父義字君明隋應州刺
史安富公與傳不同此碑儉父名已闕州刺史之上
亦闕一字惟碑稱晉昌郡公而表云安富公則表誤
矣據表儉之高祖曰令世又不載其官位此云高祖
岳北魏爲州刺史亦當以碑爲正碑雖斷裂不能讀
其可識者以文義求之與本傳事跡多合惟碑云封
新成縣公尋改晉昌郡公史不載新成之封碑云加
鴻臚卿史亦不載碑又云人多庸鄙惟尉遲敬德頗
識事機公示之以安危告之以成敗大意述儉陷劉
武周時密說敬德使降唐而新舊史俱不書者疑其

非實錄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碑全文約三千三百字磨滅已甚存者一千
二百餘字僅三之一撰書人俱不可攷儉卒于顯
慶元年陪葬昭陵葬時卽已立碑年久碑斷據碑
文前有并口立碑語後有蒸嘗乏薦貞石斷裂語
又舊唐書傳云官爲立碑皆可證也此碑是開元
廿九年曾孫重立距葬時逾七十六年矣碑云公
諱儉字茂約舊史傳同新傳則云字茂系金石錄
已言唐書列傳之差謬可知劉書在宋時久廢不
行趙氏未及見之也碑云高祖岳後魏口州刺史

下云僕射尚書令晉昌王下中書口口散騎常侍

口州刺史晉昌郡口皇朝贈太常卿唐書宰相世

系表儉之父鑿鑿之父靈芝之靈芝之父令世則儉

之高祖為令世與碑異又兩唐書儉傳皆云儉祖

邕北齊尚書左僕射北齊書與北史皆有邕傳云

邕父靈芝魏壽陽令邕貴贈司空公是靈芝為儉

之曾祖而官封與世系表之作北齊尚書右僕射

溫國公者並異也碑于高祖岳後文俱泐無從攷

矣北齊書邕傳邕字道和天統初累遷尚書令封

其晉昌王錄尚書事北史云除中書監仍侍中遷尚

書右僕射與所存字合世系表但傳又稱邕降周

依例授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再遷戶部轉少司馬

封安福郡公遷鳳州刺史則碑俱畧矣傳又云邕

有三子長子君明開府儀同三司開皇初卒於應

州刺史次子君徹中書舍人隋戎順二州刺史大

業中卒于武賁郎將少子君德以邕降周伏法齊

朝世系表邕長子義字君明隋應州刺史安富公

次子鑿隋雍州太守晉昌公三子不載與北史

傳兩唐書儉傳則云父鑿隋戎州刺史以齊書北

史證之官戎州刺史者即是君徹碑尚存中書字

亦是君徹初官特晉昌郡口傳不載耳則邕父為

君徹不知何時改名鑿也碑云解褐左勳衛兩書
皆畧碑云先君昔在有口與高祖連口口敦莫逆
此卽兩傳所云父鑿與高祖善嘗借典軍衛也碑
云太子至晉陽初中通家之交好次論天下之橫
流任以支房實諸衆望拜大將軍府記室加正議
大夫以功拜右光祿大夫授渭北道行軍司馬卽
兩傳所云儉雅與秦王游同在太原陰說秦王建
大計高祖嘗召訪之及大將軍府開授記室參軍
渭北道元帥司馬也碑云運元女三宮之法陳黃
石一卷之書唐書藝文志兵家有黃帝闕元女法

三卷黃帝太公三宮法要訣一卷黃石公三略三

卷碑蓋節取諸書之名併合對偶爲二語與藝文

志不甚合也碑云進口口口口夫封新成縣公尋

改爲晉昌郡公舊書云平京城加光祿大夫新書

相國府記室碑封晉昌郡公而初封新成縣公從

畧也碑云劉武口竊九五之位窺萬乘之尊剽邑

屠城裂冠毀冕謂劉武周也又云口遂陷賊公觀

尉遲敬德頗識事機示以安危告以成敗口若冰

釋翻然改圖詔公爲口口州口口口使尋拜禮部

尙書賜以懷恩田口舊書尉遲敬德傳劉武周起

以敬德爲偏將與宋金剛南侵略晉澮二州敬德
深入至夏縣應接呂崇茂襲破永安王孝基執獨
孤懷恩唐儉等武德三年太宗討武周于柏壁武
周令敬德與宋金剛來拒王師于介休金剛戰敗
奔于突厥敬德收其餘衆城守介休太宗遣任城
王道宗宇文士及往諭之敬德與尋相舉城來降
新書新書儉傳則云呂崇茂以夏縣反與劉武周
畧同連和詔永安王孝基獨孤懷恩于筠率兵致討儉
以使適至軍會孝基等爲武周所虜儉亦見禽始
懷恩屯蒲州陰與部將元君實謀反儉在賊中密

遣劉世讓歸白發謀高祖捕反者懷恩自殺俄而
武周敗亡入突厥儉封府庫籍兵甲以待秦皇帝
嘉儉身雖辱而不忘朝廷詔復舊官仍爲并州道

安撫大使盡簿懷恩貲產賜儉還爲禮部尚書舊傳

同是兩書儉與敬德傳皆不載儉勸敬德歸降之

語然觀儉在賊中不忘朝廷則示敬德以安危成

敗之語非盡飾美觀敬德歸唐効忠不叛殆亦儉

言先入有以堅其志也事見敬德傳碑云詔授太宗文

皇帝天策上將以公爲長史此是武德四年事兩傳

同碑云尋而劉闥擁徒冀北挺口燕南是武德五

年事兩傳不載碑云單于納公此對翻然改口榆關寢

其燿烽柳室散其部落此是使說誘突厥事黃門

下公食邑口千戶實六百戶兩傳于授天策府長

史下即兼檢校黃門侍郎封莒國公除遂州都督

食綿州實封六百戶而移使來厥說誘事在貞觀

初也傳云貞觀初使突厥還太宗謂儉曰卿觀頡

利可取乎對曰術國威靈必有成功四年馳傳往

誘使歸款頡利許之兵解弛李靖因襲破之儉脫

身還又据新書李靖傳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謝

罪請舉國內附以靖為定襄道總管往迎之又遣

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靖謂副將張公謹

曰詔使到虜必自安若萬騎齎二十日糧自白道

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與約降行人在彼奈

何靖曰機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輩何

足惜哉据此則儉之得脫身還也亦幸矣惜碑多

缺泐其事不詳也儉以鴻臚卿往慰撫本傳不載

此官而碑在說誘突厥得還之後所加為不同碑

云貞觀口年口使口口都督下此當是除遂州事

而兩書傳皆在貞觀前為異也碑云詔曰與卿故

舊可申姻好因曰尚識尚豫章公主加光祿大夫

特進兩傳無特進餘同下闕 据唐書公主傳云下嫁唐義識

固與碑異而金石錄以為公主傳作茂識是趙氏

所見之唐書與今本異也傳稱儉諡曰襄碑文既

泐無攷而題額復不舉其諡稱府君者何耶後云

曾孫將軍闕字大將軍雲麾將軍闕下世系表儉曾

孫九人未有官雲麾將軍者不能知其為何人已

上皆据碑所有字取史傳至功而列其異同如此

其餘歷官事蹟具詳史傳

附昭陵陪葬諸碑總考

按長安志太宗昭陵在醴泉縣西北六十里九峻

山白鹿長樂瑤臺三鄉界古逢蒲村下宮去陵一

十八里封內周一百二十里冊府元龜載貞觀十

一年二月丁巳詔曰佐命功臣義深舟楫或定謀

帷幄或身摧行陣同濟艱危克承鴻業追念在昔

何日忘之使逝者無知戚歸寂寞若營魂有識還

如疇曩居止相望不亦善乎漢氏使將相陪陵又

給以東園秘器篤約之義恩意深厚古人之志豈

異我哉自今已後功臣密戚德業尤著如有薨亡

宜賜塋地一所及秘器使其窆窆之時喪事無闕

所司依此營備稱朕意焉又載二十年八月丁亥

詔曰周室姬公陪於畢陌漢庭蕭相附彼高園寵
賜墳塋聞諸上代從窆陵邑信有舊章蓋以懿戚
宗親類本同之枝幹无功上宰猶在身之股肱哀
榮之義實隆始終之契斯允今宜聿遵故實取譬
拱辰庶在烏耘之地無虧魚水之道宜令所司於
昭陵左右廂封境取地仍印標識疆域擬爲葬所
以賜功臣其有父祖陪陵子孫欲來從葬者亦宜
聽允又唐會要載貞觀十八年帝謂侍臣曰昔漢
家昔先造山陵旣達始終身復親見又省子孫經
營不煩費人功古者因山爲墳此誠便事九峻山

孤聳迴絕因而旁鑿可置山陵處朕有終焉之理
乃諕營山陵于九峻山之上足容一棺而已務從
儉約又功臣密戚及德業佐時者如有薨亡賜塋
地一所及賜以祕器以文武分爲左右而列墳高
四丈已下三丈已上若父祖陪陵子孫從葬者亦
加之文獻通考云若宮太陪葬則陵戶爲之成墳
凡諸陵皆置留守鎮甲士與陵令日知巡警左右
兆域內禁人無得葬埋古墳則不毀之新唐書太
宗紀貞觀二十年八月許陪陵子孫從葬此昭陵
封域賜地陪葬之原委也其陪葬諸臣據長安志

載諸至七人公主三十一人妃嬪八人宰相二十
三人丞郎三品五十三人細數註申姓名功臣大

將軍以下六十四人凡一百六十六人檢諸書所

載與長安志不同者如文獻通考公主內晉國公

主志作曹安清河公主駙馬程知亮志作程懷亮

衡陽公主駙馬阿史那杜爾志作杜爾新城公主

駙馬章政舉志作章政知長沙公主駙馬豆盧讓

志作寶盧讓又志載津陽汝南常山三公主通考

不載讀禮通考公主內豫章公主駙馬都尉唐義

識志與文獻俱作唐善識衡陽公主駙馬都尉阿

史那社余志作社爾文獻作杜爾新城公主駙馬

都尉韋正矩與志同與文獻異長安公主駙馬都

尉豆盧懷讓志與文獻無懷字安康公主駙馬都

尉獨孤謙志與文獻作獨孤彥雲亦不載三公主

陝西通志陵墓卷載陪葬昭陵公主二十二入載

三公主與長安志同誤分廣陽師道為二主廣陽

乃長廣之脫誤師道者即長廣公主駙馬楊師道

誤以駙馬之姓為陽又以其名為別一公主封國

乃合二十二人之數其實二十一也唐書公主傳

與諸書不同者襄城下嫁蕭銑諸書皆作蕭銳南

金石錄卷八十四
平更嫁劉元意諸書皆作劉元懿豫章下嫁唐義
識不作善識清河下嫁程懷亮非知亮新城更嫁
韋正矩非政舉長沙下嫁豆盧懷讓長安志文獻
通考皆誤衡陽下嫁阿史那社尒作杜爾者誤也
文獻通考妃嬪七人不載竇卿妹石塔讀禮通考
妃四人不載鄭國夫人彭城夫人才人徐氏竇卿
妹陝西通志妃嬪八人數同而紀國太妃作常氏
越國太妃燕氏作趙國妃熊氏竇卿妹作竇卿姊
爲異文獻通考宰相只十二人不載杜如晦而增
多岑文本之男方倩長安志圖說註云沅案唐宰

相陪陵尙有字支士及見新舊史而此不載杜如
晦陪陵新舊史皆無攷舊史出貞觀七年十二月
狩于少陵原詔以少牢祭杜如晦杜淹李綱之墓
則如晦墓原不在此也按舊唐書杜如晦傳如晦
以貞觀四年薨其時未建昭陵安得陪葬乎長安
志之誤無疑也讀禮通考陝西通志亦皆十三人
有杜如晦與長安志同文獻通考丞郎三品只五
十人不載中書舍人杜正倫天策府記室薛收宗
正卿段倫金紫光祿大夫長孫璿贈禮部侍郎安
康伯太史令薛頤銀青光祿大夫李震而增多太

常卿姜皎房光義之男原州別駕暉咸陽縣丞曜
又禮部侍郎張俊允作張復允疑皆誤也當作張
後允又禮部侍郎孔志亮作孔志約又衛州刺史
蕭業作蕭鄴瑛珩公李珍作王珍常山公李倩作
常州公中山公李瑒作中山王左清道率房回作
房恒夔國公劉宏基無劉字陝王府司馬史爲謙
無史爲三字皆文獻通考刻誤也讀禮通考同文
獻通考惟劉宏基有劉字史爲謙有史爲三字常
山公不作常州蕭業不作蕭鄴又杜正倫段倫薛
頤楊仁恭姜簡皆不載又芮國公豆盧行業作豆
盧承業寧州刺史竇義節作賈義節工部侍郎孔
惠元作孔元惠中山王李琚作李裾衛尉卿姜遠
作姜遐則與長安志文獻通考俱異者又原州都
督李政明注云宰相世系表作李正明原州都督
李正朝注云一作明疑卽一人誤分爲二也陝西
通志數與長安志同惟閻立德作閻立本盧貞松
作盧赤松李政明作李正明李芝芳作李之芳瑯
琊公李珍作瑯琊王沖千金公李俊作零陵王俊
常山公李倩作常山公李清西平郡王李琛作襄
武郡王琛別有西平王安衛州刺史蕭業作蕭守

業原州都督史幼虔作史幼贖芮國公豆盧行業
作豆盧承業祕書監岑景倩作岑曼倩又長安志
有兩李震此只載一人增多劉淇直一人皆與長
安志異至張後允之作張俊允姜遐之作姜遠則
同誤也支獻通考於功臣大將軍以下只五十五
人不載都督王愔武衛大將軍牛進達公孫武達
阿史那什鉢苾金吾大將軍梁敏左衛大將軍阿
史那社爾監門大將軍仇懷古大將軍公孫雅靖
及渾大寧尉史氏以輔國大將軍劉淇基入之
丞郎三品數內與長安志異讀禮通考翼國公李

叔寶作胡國公秦瓊金城郡公姜確作虢國公李
客師作李容師薛萬鈞作薛萬均阿史那社爾作
阿史那社余尉遲寶林作尉遲寶琳薛咄摩芝無
芝字蘇花熟作蘇泥熟張太師作張世師牛伯億
作于伯億徐伯盛作徐伯成元思賢作元思元李
丞祖作李丞祖段承爽作殷承爽房光忠作房先
忠魯何道無魯字右驍衛大將軍嘉川縣公周仁
護作護國大將軍嘉國公此皆與長安志異者至
大將軍芮國公豆盧承業作豆盧承基註云宰相
世系表無其人當卽是承業疑子孫避明皇諱也

至讀禮通考不分宰相丞郎功臣大將軍等目無
從攷其人數之同否而統稽之則尙有益州都督
王愔武衛大將軍牛進達阿史難什鉢苾左金吾
大將軍梁仁裕左監門大將軍王波利皆所不載
又觀國公楊恭仁薛國公長孫順德梁國公契苾
何力剡國公張公謹驃騎將軍乙速孤晟尉遲寶
琪魏州刺史乙速孤行儼乙速孤昭祐太宗尙服
宗道原州別駕毋暉咸陽縣丞房曜岑文本子方
倩係曼倩之誤右衛大將軍李思摩薩寶王贊普新羅
王真德皆長安志所不載也陝西通志只六十三

人稽其姓名實只六十人而尙有薛仁貴李思摩
契苾何力三人爲長安志所未備長安志所有阿
史那社爾耶瑯王駢執失善渾大寧尉遲光麻仁
靖姜昕七人陝西通志所不載也宋游師雄題昭
陵圖曰太宗慕漢之將相陪葬功臣密戚各賜塋
地一所至二十三年八月畢工先葬文德皇后長
孫氏當時陪葬之盛與夫刻蕃酋之形琢六駿之
像以旌武功列于北闕規模宏大莫若昭陵按陵
今在醴泉縣北五十里唐陵園記云在縣東三十
里蓋指舊醴泉縣而言之也今已廢毀陪葬諸臣

碑刻十七八九因語邑官命刊圖于太宗廟以廣其傳云云圖列妃嬪公主文武諸臣間多錯雜與會要文武左右而列之語不合今取其圖與長安志互校諸王老人圖全不載公主二十六人圖存十六人妃嬪八人圖惟四人宰相一十三人圖惟十人丞郎三品五十三人圖惟二十一人功臣大將軍以下六十四人圖惟二十五人而圖中除文德皇后原非志所應有外尚有太妃許氏先妃陸氏乙速孤晟乙速孤行儼乙速孤神慶王君鄂王守安薛國忠崔安上孫武達李聲師新羅真德十

二人為志所不載又極東南有高頰西南有寧府君二墓不知在陪葬之列否又東北有皇元墓亦無所攷皆志所不載其姓氏之與志異者志有姚思廉高士廉圖則合為姚士廉一人楊師道志作楊師訓劉黑闥志作吳黑闥閣立本志作閣立德尉遲寶林志作保林周護仁志作仁護梁倣志作梁敏申進達志作牛進達恐皆是圖刻誤也凡此皆諸書所載陪葬諸人姓名官爵人數之不同也其諸墓之有碑者金石錄載七碑集古錄目載十一碑寶刻叢編載一碑復齋碑錄載一碑通志金石略有

關頁不
能攷
六藝之一錄載諸臣二十四碑又有文德

皇后碑見金石錄者讀禮通考注引京兆金石錄

載三十四碑又掘石罍鐫華云萬歷戊午四月余

爲九峻之遊距昭陵十里宿高生儼家翼日同行

北一里許得許洛仁碑又北半里許得薛牧碑折

而西一里許爲趙村北行里許爲莊河村未至先

于道旁冢得姜遐斷碑至村則有段志元碑東行

數十步有監門將軍王君碑橫於田間又東行數

十步一碑無字亦無冢蓋土人平之而并磨其碑

耳以圖考之疑是長孫無忌碑又東行半里許爲

劉洞村流水界之渡而東有房梁公元齡碑褚河

南正書又東數十步有高士廉碑又東數百步有

李靖碑撰書姓氏殘闕與諸碑同而上半完好靖

冢作三山形文皇以象其功土人謂上三冢李勣

冢亦如靖土人謂下三冢三冢南北相去不二里

勣碑高宗御書高二丈餘嶄然屹立與温彦博碑

搨者甚多土人搨其字殆盡彦博碑在靖碑北數

十步歐陽詢書不復可搨至西峪村村東南纍纍
古冢相連有褚亮碑阿史那忠碑張後允碑孔穎
達碑豆盧寬碑張阿難碑麟次都不百步既而又

得蘭陵公主碑于老君營之西北得馬周碑于狗
邨之東得唐儉碑于小陽村之北又得崔敦禮碑
又有尉遲敬德碑自額以下埋土中間十五年
前令芮質田掘而搨數十紙余出之了無一字又由
半數冢主人謂宰相墳存一碑傳是鄭公碑其東
山半數冢主人謂亂冢坪存一碑余皆起之則與
尉遲碑同蓋土人捶而什已瘞之也北四十五里
叱干邨東一冢一爲乙速孤昭祐碑苗神客撰
釋行滿正書一爲乙速孤行儼碑劉憲撰白羲暉
八分書地僻搨者少故得稍完計其所見共二十
七碑以其方位與昭陵圖求之大略相合又金石
文字記醴泉縣志曰昭陵諸碑若文皇后碑止存
鳳皇長孫無忌碑存而字盡滅其碑字尚有存者
僅得二十一片爲房元齡高士廉段志元張後允
馬周蘭陵公主姜遐許洛仁孔穎達阿史那忠崔
敦禮豆盧寬薛收張阿難監門將軍王君唐儉乙
速孤行儼李靖李勣乙速孤昭祐又一碑前有蘭
陵公主字中有詔詞曰第十九女則公主或有二
碑不可知此崇禎十一年苟好善所修志云又三
十六年而余至陵下時值雪後空山無人未及徧

訪僅見李衛公一碑其下截俱剝去後又購得四
五碑皆然且有并其碑而仆之者矣据此則碑字
存者二十一片也關中金石記載溫彥博段志元
高士廉孔穎達褚亮房元齡豆盧寬薛收崔敦禮
張允李靖尉遲恭蘭陵公主許洛仁杜君綽紀國
先妃陸氏張阿難馬周阿史那忠李勣裴藝姜遐
王君乙速孤神慶乙速孤行儼計共三十五碑今
昶所得者溫彥博段志元孔穎達馬周高士廉褚
亮房元齡薛收張允李靖尉遲恭蘭陵公主許洛
仁杜君綽紀國陸妃張阿難阿史那忠李勣姜遐
乙速孤神慶乙速孤行儼唐儉共二十二碑與關
中記叅校所未備者豆盧寬崔敦禮裴藝王君四
碑而增多唐儉一碑也昭陵諸碑今存者歷歲久
遠半埋泥土其露出者又爲風雨剝蝕故諸家所
搨殘闕過甚乾隆四十八年起蒞官關中公餘之
暇訪覓搨王多方搜剔不惜工力無論有字無字
務搨其全于是向日入土者洗而出之所搨率皆
全本以較諸家所錄增多數百字或有至于餘字
者自問以爲昭陵碑椎搨之精可無遺憾其時畢
秋帆適官中丞旣修護昭陵又東西立石書陪葬

諸臣名位以垂久遠長安志陪葬名位孫星衍撰
昭陵陪葬考言之甚詳語在長安志及醴泉縣志
中今存碑不多其所摘諸謬誤以較存碑什不得
一因不具錄諸碑稽其所在大率在醴泉縣北十
里及二十里二十五里者以昭陵在縣西北六十
里計之則當在陵南四五十里間雖云陪葬亦去
陵遠矣當時諸臣陪葬恩禮必有定儀遍攷兩唐
書禮志及冊府元龜文獻通考諸書俱不甚詳今
攷諸碑所載有曰給東園祕器曰賻布絹若干段
或二千段或一千五百段
或一千段五百段四百段米粟若干石數如布絹曰喪

葬所須並官給曰班劍四十人羽葆或云儀仗鼓吹送

至墓所往還曰遣使副二人監護或四品一人曰賜謚

俗禮告柩曰詔許立碑此皆其常也曰親御城樓

臨送則惟高士廉有之曰駕至橫門投書永訣則

惟李勣有之曰度三人出家以資冥福則惟許洛

仁有之曰常所服甲隨瘞則惟阿史那忠有之曰

築墳象陰山積石山則惟李勣李靖有之皆特典

也東園祕器係祕藏墳中之器見漢書佞幸傳東

園祕器珠襦玉柩豫以賜董賢師古曰東園署名

也漢書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木長二丈崇廣

四尺又後漢書禮儀志云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
瓦盞瓦竈瓦釜瓦甑瓦鼎瓦案瓦杯瓦槃瓦酒樽
之類是也讀禮通考載大唐百官制將作監甄官
令掌凡喪葬供明器之屬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
以上七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當野祖明地軸輓
馬偶人其高各一尺其餘音聲隊與童僕之屬威
儀服靴各視其生之品秩此似卽碑所云葬事所
須咸令官給也班劍者儀仗中排列車前所以班
蘭也南史張敬兒傳敬兒以佐命功旣得開府又
望班劍語人曰我車邊猶少班蘭物其數少或二

十人晉書忠敬王遵傳遵拜太保加班劍二十人
多至四十則唐書魏徵傳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
人今諸碑則皆用四十人矣羽葆之制始見于漢
書王莽傳莽造華蓋九重高八丈一尺金瑤羽葆
載以祕機再見於晉書輿服志指南車駕四馬其
下制如樓三級四角金龍銜羽葆刻木爲仙鼓吹
見舊唐書音樂志鼓吹本軍旅之音馬上奏之故
自漢以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其云送至墓所往
還者文獻通考引漢魏故事云將葬設吉凶鹵簿
皆有鼓吹摯虞以爲葬有祥車曠左則今之客車

也既葬日中反虞迎神而還則是所謂墓所往還者即為迎神而還之用也惜諸碑文多闕略不能全攷祇就各碑所存字類聚而論列之總附于此蓋昭陵諸碑至唐儉而止也

金仙長公主神道碑

碑僅存上截高四尺七寸八分廣四尺七寸四分二十六行字數無攷行書在蒲城縣橋陵

大唐故金仙長公主神道碑銘并序

御書

中大夫口大理口卿 徐嶠之撰

臣聞昌容駐齡入遊恒岳觀香飛解受道緱山皆名列

仙口口口口口下 仙孫之懋功承 靈元之上德故

真氣全於乙妹道口播於口下 高宗天皇大帝之孫

睿宗大聖口皇帝之女我開元口下 彤闈夙

承訓於 姒則生知女範少協成人兌悅其儀居無

口口下 先帝之龍潛藩耶 公主以王口受封蓋

韶毖之時口口口口下 先帝尚其誠心不奪雅志以丙

午之歲度為女道士口口口口口口下 姜鳳凰樓中聞

學蕭之秦女屬 先帝席圖御極翼口口缺

邇隣鳳城銅闕巍峩豈唯南裔之域銀題赫奕口口口

口之宮口口下 氣將異風不散故得佩王母之秘籙呼

右唐金仙長公主碑徐嶠之撰明皇御書據唐書本傳云太極元年與玉真公主皆為道士而碑云丙午

歲度為道士蓋神龍二年也此於史學不足道然唐

史書事差謬多如此

金石錄

在蒲城縣金粟山睿宗橋陵內明皇行草中有開元字面漫漶存二三百字亦在隱見間文為徐嶠之作有先帝不奪雅志云云嶠之亦以書名其子浩又世

其學不獨稱率更蘭臺父子已也

來齋金石刻考略

右金仙長公主碑公主睿宗之女以丙午歲度為女道士其時睿宗尚為相王王女止稱縣主也通鑑景

雲元年十二月上以二女西城隆昌公主為女冠以

資天皇后之福仍欲于城西造觀諫議大夫寧原

悌上言釋道二家皆以清淨為本不當廣營寺觀勞

人費財今二公主入道將為之置觀不宜過為崇麗

取謗四方上覽而善之二年五月更以西城為金仙

公主隆昌為玉真公主各為之造觀逼奪民居甚多

用功數百萬唐書公主傳太極元年與玉真公主皆

為道士築觀京師以此碑攷之則金仙入道已久惟

築觀之舉當在景雲以後耳玉真初號隆昌唐書作崇昌者史家避明皇諱追改之也胡三省云金仙玉

真二觀皆造于京城內輔興坊玉真觀本竇誕舊宅
與金仙觀相對今據此碑公主薨于東都各有所住
之觀矣唐書百官志皇姑爲大長公主姊爲長公主
女爲公主獨不及皇妹予故諸碑刻代國鄔國涼國
金仙俱號長公主未必皆爲明皇之姊恐皇妹亦得
稱之也

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

碑損蝕以新唐書相較公主始封西城縣主碑云先
帝之龍潛藩邸公主以王女受封是其事也唐諱丙
爲景此獨仍其字豈由明皇御書乃從已祧不諱之
例耶公主居東都開元觀與傳言築觀京師者符又

史於公主降日薨年亡者闕而不書此當以碑補之

云薨開元時

授堂金
石跋

按碑下截磨滅每行字數不可知然以銘詞準之
次行二章上存五字大約每章八句四字爲句二
章共六十四字加註一章占一格共六十五格除
次行有五字則以六十字爲一行今每行存字二
十四五不等蓋僅存十之四矣公主已入道而陪
葬橋陵題云金仙長公主則不以女道士目之也
文是徐嶠之撰元宗御書而嶠之下但有撰字則
非奉勅也碑泐其薨年但云遷形于東都開元觀

來齋云中有開元字者指此並無開元年字授堂
未諦視而云薨開元年者誤也然公主之薨原在
開元年碑題大理口卿徐嶠之新唐書附其子浩
傳云父嶠之舊書無善書舊傳則云官至洛州刺
史而不載大理卿之在何年墨池編載嶠之字惟
嶽純孝積學狄梁公魏齊公姚梁公交辟之佐佑
五王迎立中宗歷趙湖洛州刺史正書行書迺媚
有楷法金石錄載永豐陂堰頌開元七年徐嶠之
撰書高行先生徐公碑開元十一年徐嶠之正書
史則是嶠之知名甚早而所書碑俱在開元年當皆
晚年時矣舊唐書徐浩傳幽州節度使張守珪奏
浩在幕府改監察御史丁父憂則浩父嶠之之卒
在浩官幽州節度幕府之後西唐書張守珪傳守
珪徙幽州節度契丹別將以衆降守珪次紫蒙川
大閱軍實二十三年入見天子云云則守珪之官
幽州節度在開元二十三年以前而浩之丁父憂
亦距二十三年以前不遠也石浮屠後記金仙長
公主奏賜新舊譯經在開元十八年則公主之薨
與嶠之之撰文皆在二十年前後矣公主春秋四
十有四姑以二十年薨逝推之其生當在武后天

授年間碑云丙午之歲度爲女道士年約十四五
歲若從唐書傳太極元年與玉真公主皆爲道士
則年已二十蚤當下嫁矣史誤無疑而潛研跋謂
築觀在景雲後者誠確也碑兩稱先帝前云先帝
尙其誠心者是指中宗後云先帝席圖御極者是
指睿宗下云銅闕巍峩銀題赫奕正是太極元年
築觀之事而其後遷形于東都開元觀必是先居
京師後居東都也碑不能定其年月姑附開元之
末

內侍省功德碑

碑高七尺八寸廣三尺九寸五分廿六行行五十字
行書額題大唐內侍省功德之碑九字正書在洛陽

大唐龍門石龕阿□□□□□

□□□撰

御書

□□子□□□□□□□□□□□□□□□□□□□□□□

寶王如來有圓覺之□□□□□□□□□□□□□□無滅而

脩以自性而□□神遇之□□□□□□□□□□□□□□

□□□□□□□□□□晉門寂住有感則通洛□□□□

□斯□是以瑠璃正受□色身而不□如幻等□□□

□□無盡□□□□□□□□□□□□□□□□者□弟子右

監門衛將軍□□□事上□國渤海郡開國公內供
 奉高力士□□□將軍上柱國□□□
 □□□光祿大夫行內侍省內侍上柱國驪農郡開國
 公內供奉楊思勗一中散大夫守□□□上柱國
 內供奉□□□內侍省內常侍內供奉□
 思□朝請大夫守內侍省內常侍內供奉趙□□
 □仁□□□李善□□□夫行
 內侍省內給事內供奉□□歲 馮□翼 蘇□□
 杜懷敬 □□□趙元□□□夫行內侍□□
 □□監內供奉馬□□夏敬忠 曹元德 莫順之

胡普叔 范□□□晏思忠 □□賞

內侍省內侍□□□局令內供奉王□歸 馮□

廣 劉義□ 毛懷景 徐仁□ 陳□□□溫

孫仁□□□王順景 □乾裕

王承恩 王惟□□吳明簡 湛滿□□

□璧 □□□朱□□□□□□

□董崇順 李元亮 郎武□高承□□思敬

梁思庄 內侍省內□□□□□□

□□□□□□□□□崇□□駱思□□光

憲 王□□□□王義超 劉頭兒 □□□

北極之尊智地無疆永奉南山之壽聖胎□□□□
 □□□□□□□□□□□□□□□□□□□□□□
 □□寶□□方遇髻□之賜廬峯遠契指安養而為□
 靈山舊□□□□□□□□□□乃重宣□義□□□□□□
 解脫之色如來之相法本無起□□□□□□□□誰
 為□鄧道□□□□□□□□□□□□□□□□□□
 □□圖茲寶王依佛□而成國用無對而□光庶齊□
 □□□□□□□□□□光

開元□□□□□□□□□□日壬戌建

專□□官□□□□□□□□□□□□□□都檢校官

正議大夫行內侍省內侍上柱國下闕

碑過殘蝕不見書撰人名氏金石攷作御製御書案

文首稱弟子右監門衛將軍缺上柱國渤海郡開國

公內供奉高力士又有稱光祿大夫內侍省內侍缺

宏農郡開國公內供奉楊思勗二人並見唐書宦者

傳餘人名多可識以微不具錄後題一百六人奉為

大唐開元神武皇帝云云則諸宦者為天子祝釐也

必非御製御書金石攷不及細檢爾末列宮闈局給

使內供奉百官志凡無官品者號曰內給使碑所記

與志合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是內侍省官為天子祝釐而造西方無量壽佛像一鋪刻記於龍門石龕也文前有□□□

撰泐其姓名則非御製信矣然次行有御書字宜乎金石攷以為御書也碑末有開元字泐其年月

文中以今敦牂字下有林鍾字是年年之六月也元宗開元十八年為庚午天寶元年為壬午據

文中內侍省官首為渤海郡公高力士次為宏農郡公楊思勗兩唐書皆有傳新傳無年月可證舊傳稱高

力士之封渤海在天寶初楊思勗但封虢國公無宏農之封其卒也在開元二十八年若以力士之

封渤海為據則當在天寶元年而碑不應有開元字以思勗之卒年為據則當在開元十八年而力

士未有渤海之封疑不能明姑附開元之末然開元以前攷唐書未有內侍搢權者至開元之末而

思勗典兵力士勢傾中外故率羣內侍為天子祝釐大書深刻所列人名其多如此以啟後世閹寺

專權之漸直至甘露以後宦官與宰臣藩鎮聲勢相軋互有勝負而唐遂以亡實由明皇作俑也此

碑雖微可為履霜堅冰先撥志始故特書之

附錄

賦陣百首親負而惠後以寸寶由即皇於前也此
 專懃之辨直至甘靈以粉官官與辛田蕃嚴管裝
 釐大書然峻和既人各其冬味此以如翁世閣寺
 思是典與代士變動中收好率臺內對為天子顯
 示以前宛書書未首內對對對至開示之未而
 士未首懃懃之挂與不謂開故開示之未然開
 字以思懃之率手食懃限當至開示十人平而代
 挂懃或或懃限當至天寶示平而與不懃有開示

金石萃編卷八十五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謨

唐 四十五

李秀殘碑

碑僅存二圖 礎徑皆一尺七寸五分各十二行中行
 十二字行書今在順天府文丞相祠乾隆四十三年
 春順天府尹吳君
 綬詔搨以見贈

七□□□不□□□□□□□□□□ 惟一□□□□

□郡守□□□□營□□□□□□□□ 都督□□□□

□□□□□□□□□□□□□□□□ 考□□□□□□□□□□ 詩書益

智□□□□□□□□□□□□□□□□ 殊歎□□□□□□□□□□□□

金石錄卷八十五
一
隨口以包口議者以為良將口節公以名數見召義
勇備口口口口者惟一誠能沮彼勝口兵不能
穿四口陣甚口口而口厚無口口口口口口

宸翰賜口之私第邊鎮奪口士俸散於口人

玉帛均於門庶國家方築壇拜將女賢和

淑慎靜恭貞自移也靈子朝議大夫使持節京城

口大心正懿文壯武廣孝移忠惟山不舉燧利倍

往昔功省今茲石之碑式表先公之墓其詞口

其施及我公克廣爾祖敦口筆遼水渺泐隴山口

口口族戀切三口口口口

李秀碑李邕撰并書碑在幽州按明皇以天寶三年

改年為載今此碑元年正月立而稱元載何哉金石錄

古墨齋記云良鄉縣學有雲麾將軍碑蓋唐北海刺

史李公邕所書也雲麾將軍名秀幽州人事跡具載

碑中天寶三載正月建公書雲麾將軍碑二其一為

左武衛李思訓其一此碑也舊置官廨不知何時為

校官裂為柱礎墨本遂不見於世好古者深惋惜之

近復修學舍更以新砥置而不用推之瓦礫中過者

不暇也友人邵生正魁董生鳳元往經其地蹤跡之

則古礎存焉規如鐵鑑字尚未泐也以語宛平李侯

于美侯喟然與歎寓書縣令輦致都下將為亭以覆之視寢室之右有別館可度亟塗墍之納礎其中屬藩參王子世懋顏之曰古墨齋志存舊也按公仕武后朝為郎官辨魏元忠事以直節自見終其身不變蓋社稷之臣也當時不能用而媚嫉者忌之以死可以知唐祚之不競矣獨其書法之妙出入二王而奇偉獨儻類其為人杜工部所謂碑版照四裔李集賢以為書家仙手其流品可知已是雖摧剝之餘見之猶令人敬况其解衣盤礴時邪良鄉京師衢術之交為吏者及於奔命宜其不知護惜彼豎儒從而斧

之庸妄紛如亦何誅焉侯以雋雅善文章浩穰繁劇戴星出入乃能庇覆於散落之餘使先賢妙蹟頓還舊觀不惟好奇多愛而興廢補敝亦可以槩其為政矣且宛平亦縣也宜有金石志其興作之歲月周視廨宇迄無傳焉侯始亭而碑之俾采風者得以故事列於紀載文獻將有徵焉非侯之功邪亭成侯歌以落之和者自博士歐子大任而下凡若干人民表從鉛槧之後因記其事甘棠之愛庶幾勿翦焉侯名蔭南陽人萬歷六年歲次戊寅夏六月嶺南黎民表撰并書承德郎知宛平縣事南陽李蔭建

沈榜宛署雜記

李秀碑僅存三百許字漫漶不可讀曾于海上顧氏
得全本雄秀異常用其意書此論董其昌書
樂志論跋

古墨齋在宛平縣署內唐李北海所書雲麾將軍碑

邑合李蔭購得螿之署壁傍捐卜亭植柳蒔花以為

公餘退思之地燕都游覽志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曰李秀字元秀范陽人以功拜

雲麾將軍左豹韜衛翊府中郎將封遼西郡開國公

開元四年卒葬范陽之福祿鄉此碑為靈昌郡太守

李邕文并書逸人太原郭卓然模勒并題額李北海

有兩雲麾碑一為李思訓碑在蒲城一為此碑其官

同其姓同也趙子昂名秦人未見此碑其著石墨鐫

華乃以為一碑又以此碑為趙子昂所臨誤矣碑不

知何時入都城萬歷初宛平令李蔭署中掘地得六

礎洗視乃此碑存者百八十餘字碑首存唐故雲三

字因築室砌之壁間名曰古墨齋後移少京兆署中

止二礎其四礎相傳萬歷末王京兆惟儉攜之大梁

金石文
字記

右李秀碑在順天府解中趙錄云明皇以天寶三年

改年為載此碑元年正月立而稱元載何哉按蘇頲

撰京國長公主碑云開元十二載前此二十年亦稱

載者文字中偶一用之與此同也又按李邕撰靈巖寺碑頌在天寶元年亦曰靈昌郡太守而新舊史止云天寶中邕爲汲郡北海太守可以補兩書之闕予從嘉興項氏得拓本有額唐故雲三字比今碑字多三之二爲項墨林珍玩云

金石後錄

李秀碑刻於天寶中在今良鄉縣地其後碑石旣斷良鄉學博士某斲爲柱礎又若干年重修學宮棄礎雜置瓦礫間閩人董生見之以告宛平令李蔭蔭寓書良鄉令輦致宛平署中凡六礎蔭旣得石嵌於署壁號爲古墨齋時嘉靖中事又若干年移入京兆少

尹署而王京兆惟儉攜四礎之大梁今所存者遂止二礎余以康熙三十有一年承乏順天府府丞公務之暇訪求所謂雲麾碑者不可得召胥吏訊之皆云無有其夏因校士宿署中日旣暮閒步於庭見蔓草中有二石就視之則碑石也驚喜過望急拂拭讀其文已多漫漶不可辨可辨者才數十字而已余惜其棄置思仍甃之署壁旣又念是署中宦游者往來如傳舍然下者若良鄉博士不免視同土石而博雅好古若王尹其人又或且取之而去余雖復效古墨齋遺事安在其能久存者而宋丞相信國文公祠去府

署甚近數百年祭祀不絕竊以爲官舍之屢易不如
祠宇之常新也宦游者之去來無定不如忠臣義士
之歷久而不歿也故不贅于署而贅丞相祠中令四
方之士謁祠者觀壁間之書思古直臣風槩爲之慨
然興慕未必非廉頑立懦之一助也

吳涵雲磨將
軍斷碑記

右二石礎拓本二礎顛末詳見順天府丞石門吳涵
所撰記碑中所有字成句可讀者如式表先公之墓
其詞曰則爲墓表可知曰遼水渺瀰則在范陽無疑
曰懿文壯武廣孝移忠利倍往昔功省今茲是其功
業可略見也曰賢和淑慎靜恭貞白此必稱其所配

之德曰國家方築壇拜將考元宗初年契丹突厥皆
興戎事而李秀旣爲范陽人則其所効武功或卽鄉
土所近築壇拜將當指薛訥伐契丹之事惟朝議大
夫使持節不知其何所指耳碑析爲六礎度今拓本
每礎圓徑尺二寸以方廣計之則是碑高僅四尺餘
博不及三尺也準以唐時碑製恐所殘損者多矣礎
由良鄉輦致宛平縣署又移入京兆少尹署遂爲王
京兆惟儉攜四礎之大梁然王京兆旣好此碑何以
又畱二礎于尹署此誠不可解者豈非神物完缺聚
散實有數存今雲麾隴墓過良鄉者渺不知其處而

金石錄卷之五
片碣雷遺轉徙離合所遭不一顧此二礎得與信國
祠堂永垂不朽殆雲麾之靈自爲呵護京師去良鄉
四十里桑梓憑依亦雲麾之所樂也石門吳丞其功
甚偉戊戌之冬吾友陳萬青遠山萬全梅垞昆弟寓
京師二君子皆吳公鄉里後進好古之懷先後同揆
得此拓本裝池成軸出以示余因敘論之如此
朱文藻

溪文集

盧府君碑

碑高八尺四寸五分廣四尺一寸二十五行行五十字行書在洛陽許家營

唐故中大夫口口國口州刺史盧府君神道碑

括州口口口口撰并書

嘗以清白者賢操之行理口者公人之業矧乃口口以

口物濟口以口口酌口口畢口口口口口口所以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車未下而威先館未卽而恩洽衢

陌歌頌風俗口聞口口披口歷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其

在口也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姓之後唐

堯理水伯夷封於呂城周武口口太公口口齊國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子左庶子祖諱寶素隨晉州別駕考諱安

口綿州長史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友至性遠與古人貞
 拔休風高視當代學觀□□□□□□聲□□□□□□
 □兌□□以□欲□□□□□□□□□□□□□□□□
 同於席解褐冀州信都主簿改絳州太平丞借以昇□
 □□不□□□□□□□□□□忠公□□□□□□□□
 □□□□□□□□□□無□科賦有條尋宅憂□□□□
 至性廬墓□□□□□□茹荼服除轉□州□□□□□□
 恩□□□□□□□□□□□□□□□□恩除洛州新
 安宰以犯諱更榮陽□□□□□□□□□□□□□□□
 □□□□□□□□□□□□□□□□□□□□□□□□□□□□

□□□□不捨過而獄無其辜匪貨恩而人有其愛莅政
 □於□□□□□□□□□□□□□□□□□□□□□□□□□□□□

□□□□□□□□□□□□□□□□□□□□□□□□□□□□
 鹽書是降 皇帝問

洛州榮□□□□□□□□□□□□□□□□□□□□□□□□□□□□

□□□□□□□□□□□□□□□□□□□□□□□□□□□□
 祿秩以褒美政

勉勗終始無替嘉聲□卿□□□□□□□□□□□□□□□□□□□□□□□□□□□□

□□□

□□錦州員外司馬 朝廷□罰不及嗣罪不在

□□□

□□□

口口口口志葆光兮懸車解印除日歲幹兮舉燭風口
蒼生有口兮天不慙口口口口兮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近

口口口口口口年歲次壬口三月丁丑朔八日甲申

口口口口

張口慶口口口

口口口口

撰人年月缺諦視口州字亦不了寶刻類編有鄂州
刺史盧府君碑文李邕撰并書天寶元年二月立在
洛宰相世系表正道鄂州刺史碑云除洛州新安宰
以犯諱更滎陽今滎陽又有景龍元年盧正道勅及
滎陽令盧公清德文据此諸証知卽正道碑也碑云

祖諱寶素隨晉州別駕考諱安口緜州長史考宰相
世系表有盧寶素隋澤州內史部長晉州別駕子安
壽緜州長史正與碑合下一格子正紀汝州司馬其
上一格與安壽並列者正道鄂州刺史蓋世系表十
三上二十七葉誤以正道移上一格遂致父子亂次
賴有碑以考正之也世系表安志當時安壽弟正勤
正義正言當是正紀正道兄弟佺當是仇弟推其名
字相似知之今皆上一格後之刊此書者幸改正之
二十六葉亦誤上一格惟二十九葉有正容與正紀
正道並列不誤

中州金石記

按此碑多缺泐碑載叔子徹太原府士曹季子曉
口州司馬而叔子之前泐其伯仲及季子之後尚
有子字又似不止四子顧唐書世系表于正道下
全不載其有子無從攷矣未行云歲次壬口當是
則壬午正為天寶元年通鑑目錄是年正月丁未朔
則二月是丁丑朔與碑合

褒封四子詔

石橫廣二尺三寸連額高二尺十二
行行十四字正書隸額在整屋縣樓

敕門下

吳穹眷命

烈祖降靈休昭之儀存乎祀典莊子文

子文子庚棄子列在真仙體茲虛白師塵元之聖教宏
大道於人寰觀其微言究極精義比夫諸子諒絕等夷
其莊子宜依舊號曰南華真人列子號曰沖虛真人文
子號曰通塵真人庚棄子號曰洞靈真人其四子所著
書並隨號稱為真經宣布中外咸使聞知

天寶元年二月廿日

舊唐書禮儀志天寶元年正月癸丑陳王府參軍田

同秀稱於京兆街空中見元元皇帝以天下太平

聖壽無疆之言傳於元宗仍云桃林縣故關令尹喜

宅旁有靈寶符發使求之十七日獻於含元二月丁

亥御含元殿加尊號爲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辛卯親祔元元廟丙申詔史記古今人表元元皇帝昇入上聖莊子號南華真人文子號通元真人列子號沖虛真人庚桑子號洞虛真人改莊子爲南華真經文子爲通元真經列子爲沖虛真經庚桑子爲洞虛真經今人稱莊子書爲南華經昉於此也李肇國史補曰天寶中天下屢言聖祖見因以四子列學官故有僞爲庚桑子者其辭鄙俚非古人書

金石文
字記

按庚桑子一作亢倉子其四子所著書舊唐書經籍志亢倉子不著錄新書藝文志則四子並載注云亢倉子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據此則亢倉子乃掇拾之書宜乎舊唐書不載今碑作庚桑子而其號爲洞靈金石文字記作洞虛恐謬

告華岳文

此刻與盧朝徹謁岳廟文同一石此在上方高二尺四寸五分廣五尺五寸二十行行十五字隸書額題開元十三年六月九日建十字正書在華陰縣嶽廟

韓賞撰

諸王侍書榮王府司馬韓擇木書

惟廿七祀孟秋右補闕韓賞敢昭告于泰華府君祠廟
 惟天地生于人惟山川主乎神人有識而神有靈人貴
 聰而神貴明於昭靈山與天窮冥載在祀典鎮于上京
 自古帝王徵應不一荒淫者神降之凶聖哲者神授之
 吉惟茲臣庶鑒乎得失今予小子造于神祠將有
 所盟神其聽之人有嗜好各為私禱顧無所求

唯道是憂今者內禱於身外盟於神如有一心公

朝戮力生人惟神是福崎嶇亡道僣俛在位惟

神所殛必將忘身奉國為本圖憂國濟人為己任明

明泰華昭鑒于茲瞻彼牲牢抑惟常禮神嗜正直意存

精誠正直以享神精誠以享意拳然踴慮瞿然改容益

靈山之嵯峨增壽宮之肅穆塵階趨庭髣髴其形尚饗

天寶元年歲次壬午四月乙亥朔十日甲申

正議大夫太僕少卿兼太州別駕闕下

右唐補闕韓賞告泰華府君文韓擇木書賞所以盟

於神者嚴矣士夫君子立志操節篤於內而已豈必

盟神然後固哉必俟明於神者蓋由其內之不足也

東里集

按此碑文為韓賞撰韓擇木書賞與擇木史皆無

傳述書賦注稱擇木昌黎人工部尚書歷右散騎

常侍此碑結銜云諸王侍書榮王府司馬是其初
 官也榮王者元宗第六子名琬始王郵徙王榮後
 謚靖恭太子諸王府侍書無專員其司馬則每府
 一人從四品下也又檢韓昌黎集稱同姓叔父擇
 木善八分以擇木為同姓叔父則不與之同系唐
 書韓愈傳愈鄧州南陽人擇木是昌黎人顯然二
 系然据宰相世系表河東太守純之後徙昌黎棘
 城或是擇木之先世然表不載擇木非純之後人
 矣愈之先世源出弓高侯隕當與河東太守純仍
 屬一脉故愈稱擇木為同姓叔父也

充公頌

碑連額高八尺四寸廣三尺四寸七分二十三行行
 四十九字正書額題充公之頌四字隸書在曲阜孔
 廟

充公之頌

朝議郎行曲阜縣令張之宏撰

包文該書

若昔帝軌覆王綱類則孔聖挺生而憲章克復故能羞
 人極酌彝倫聲明有度文武不墜講德泗上橫經淹口
 □□□□□□□代嗚呼毆儒墨蹈仁義曠志鵬海服
 膺蟻術瑳琢金玉鑽仰情性者其唯充公乎公姓顏名

回字子泉魯人也□□□□□□□□□□十□惠困而能通
 休休焉拾塵著德貧而不仕衍衍焉鼓琴自娛雖行藏
 坐忘黜聰墮體確乎不拔澹乎自持猶以□□□□□□
 □談岱嶽辯星精之騎及夫杏壇花白素王哀一辭之
 交槐市菜青丹史煥四科之首輝光昭晰芝蘭鬱芬年
 代浸遠久□□□□□□我偉歟美哉偉歟之宏刻鶴見嗤
 雕龍竄譽昔往神仙之郡未繫愁於王喬今來禮樂之
 鄉猥飛聲於窳賤徒以絃哥汁□□□翟之朝飛冰鏡
 澄明希阜鸞之曉舞而都督渤海李公諱 庭誨八
 命分憂兩岐標慶海澄泓量月灼貞明德之至則亭□

日軒令惟行則仁風發扇寔來茲邑泛覽川原企佇丘
 墟慨然永歎曰城郭猶寔鶴鳴千歲之歌陋巷空存人
 響一瓢之樂深池春盡白露秋生古往今來曷惟其已

皇上禮行鄒魯思闡文明則夫子乘通三之尊

充公列惟五之長乃顧而謂之宏曰張令文蔚國章智
 樹仁策揚光可夫譽望克韶宣王旣以銘焉充公豈宜
 闕尔恭惟嘉命勒茲徽猷俾夫亞聖同之前美由是也
 故得繚宮牆殖庭宇掠鳳翼瓦魚鱗清冷萃風曠曠照
 日綠樹霍靡紅藥踈影林霽嘽鷺階香舞蛛宴於斯餞
 於斯噐用陶匏粢食不糞命曰稱充公之德歟遂吮墨

含毫聆奇瞬美網鳳策獵麟書牽彼朱絲緯茲黃絹其
頌曰

珠毓滄溟鳳飛丹穴况德君子聞諸往說彼美充公儒
林秀傑惠和天授聲聞風烈道成四友德淨十哲魯明
御敗衛通哀洩宛尔龍盤颯然鶴髮噫天寧予芳蘭已
折其一聖皇有道四隩攸同其二恩覆天宇合

發春風緬懷泗上

睿相淹中俯徵魯禮贈此充

公天書戾止儒術昭融弁冕載頌威光自雄

皇

情有實陋巷何空其二昭昭良牧彬彬文質熊軾輔風車
旗槩日嶽鎮鄒魯道流溟渤神秀疎聳靈鑿朗逸德柔

去殺仁深濟物來斯懷古中心壹鬱麥秀已詔黍離云

述爰命作頌傳諸故實其三瞻彼魯國地固人安龜鳧鬱

氣洙泗鳴湍祀經雲委物產星橫伊予作宰諒匪能官

蒲城懷仲河陽謝潘焚絲可理製錫良難儉懷篔簹札

想雩壇塗荒露漚樹古風殘其四不見慨然永歎棟宇

是晉金石斯刊悠悠千載其芳若蘭

徵事郎行丞隴西牛孝麟

文林郎守主簿平陽崔庭玉

登仕郎行尉廣平宋休光

尉天水趙再良

將仕郎守尉員外景同正員高陽許瑾

邠王文學文宣公孔璿芝

天寶元年歲次壬午四月乙亥廿三日丁酉建

碑側題名

分二截上截二行下截三行左讀並正書

大和九年六月八日 奠謁題

張咸

兗海節度推官試祕書省正字鄭繁 縉山處士張

隱

大中八年正月七日題

兗公顏回也字子淵碑避高祖諱作子泉都督李庭
誨命縣令張之宏撰頌包文該正書書道勁有法石

惡多泐耳 石墨 鐫華

舊唐書禮儀志開元二十七年八月制追謚孔子為

文宣王贈顏子淵兗公閔子騫費侯冉伯牛鄆侯冉

仲弓薛侯冉子有徐侯仲子路衛侯宰子我齊侯端

木子貢黎侯言子游吳侯卜子夏魏侯又贈曾參顓

孫師等六十七人皆為伯 金石文 字記

文有曠志鵬海服膺蟻術按學記蛾子時術左傳蛾
析蛾皆讀蟻此直用蟻蓋正書非篆隸也又云猥飛

聲于密賤家語史記皆作宓不齊字子賤顏氏家訓
 云子處子賤即處義之後俗字為宓或復加山今究
 州永昌郡為古單父地東門有漢立子賤碑乃云濟
 南伏生即子賤之後知處之與伏古來通字誤以為
 宓耳夫處之為宓尚以為誤轉而加山益又誤矣然
 唐孫強增減顧野王玉篇亦云宓今作密故句容令
 岑君碑云驅密賤于後塵當時相襲詎知誤乎未有
 邠王文學文宣公孔璿芝乃孔子三十五代孫字藏
 輝襲封褒聖侯改夫子謚時亦改為公也予謁顏子
 廟奕然輪奐後多名人科甲而此碑反在大成殿中

未知何故

金石後錄

右亮公之頌天寶初都督李庭誨命曲阜縣令張之
 宏為頌其序云宣王既已銘焉亮公豈宜闕爾似之
 宏尚有文宣王頌而今不傳矣碑未列名者丞隴西
 牛孝麟主簿平陽霍廷玉尉廣平安休光天水趙再
 良尉員外置同正員高陽許瑾邠王文學文宣公孔
 璿芝攷唐書宰相世系表璿芝作璿之當從碑為是
 唐六典上縣尉二人中下縣尉一人曲阜為緊縣故
 得員外置尉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右碑書李公諱庭誨諱字下空二格亦變列也未題

邠王文學文宣公孔璿芝考闕里世系孔子三十五
代孫璿之字藏暉開元五年襲封褒聖侯授國子監
四門博士邠王府文學蔡州長史二十七年詔謚孔
子文宣王進封璿之爲文宣公兼兗州長史又唐書
宰相世系表亦作璿之當以石刻爲正山左金石志
按碑書密賤之外尚有絃哥汁口哥卽歌汁卽叶
人響一瓢之樂響卽響字皆通用也孔璿之於開
元五年授邠王府文學二十七年兼兗州長史碑
中結銜舉舊而略新所未詳也

金石萃編卷八十五終

金石萃編卷八十六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禮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四十六

元元靈應頌

碑連額高一丈一寸二分廣三尺九寸二十二行行
六十二字額題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夢烈祖元
元皇帝靈應頌并序二十二
字並隸書在益屋縣樓觀

朝散大夫守倉部郎中上柱國戴璇撰序

朝散大夫守戶部郎中劉同昇撰頌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曾孫戴俊書

至矣哉皇法於天天灋於道屈大寶者必尊
祖

以配天孩庶類者咸宅生以母道□□□□□□宗靈
教三后在天代紹明德然後彌綸區宇昭格神祇其能
承二美之盛烈首千古之洪化者卓哉煌煌歸我唐
室矣
皇上受圖享國蓋冊載功侔天地孝誠

祖考其高明也布星辰以有倫其博厚也口河海
而不洩至於揖群后敘彝倫陶鑄堯舜湫隘軒璣者乃
皇上之餘事也嘗端居宣室緬懷至道惟德動
天夢啟靈應忽恍有物希夷廟寤寤寤
元祖之明

命錫無疆之寶靈乃潛誥靈象遵
誥旁求西皇太一
東連鄴杜号周史之經臺枕秦山之幽谷肇居并喜集

法侶爲道門後遇

皇唐易樓觀爲宗聖藥井尙滌

僊軾仍存卜勝宗靈此爲俯落飛泉噴石重林闕景苔
癯地偏以恆深煙雲晝晴而不散晬容挺出赫然有光
煥白虹於玉座紉紫氣於僊境洎邁
睿覽宛符夢

寐禧蓋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蹟而擬諸形容聖人有以
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者可舉之壹隅矣其始迓也
焚芝朮避輦羶寂歷無聲擊跽有則初靡荔席次登靈
壇徐肩綵杠少息華館清籟颺颺於草樹天香氛氲於
崖谷及路轉莽蒼風順崆峒雲鶴翊以導輿群僊扈而
成列逮地適天苑闔轅國門蜺旌鳳簫風馳海合毛節

羽蓋波屬霧委萬姓翹首於西城百辟候儀於北闕
嚶嚶如也 皇上乃捧昇露寢奉先思孝集僂府

以陳齋圖混成而告遠不崇朝而通八景未浹旬以遍
六合故群臣率儂慶靈稱觴獻壽森旗伐鼓何其盛哉
於戲 靈元之道旁礪萬物眇爲化先豨韋氏得
之而挈天地伏犧氏得之以襲氣母至若王母西崑比
之如朝齒麻姑東海涵之如夏蟲冲虛馭風蓋錙銖於
糠粃王喬控鶴方輻輳於蓬蒿信無上歟信元氣歟且
天啓 皇唐儲祉罔極其功神者其應大其源靈者
其流長管 王室將傾 我則電擊以存國介正望牽

我則雲行以告成汾睢毖祀 我則順子以口尊后

陵寢肅雝 我則述經以明孝可謂重椅坤軸口紐

乾綱溥衍葳蕤皆 皇極之大造也其脩缺禮補樂

章存朴以嗇人陳兵以訓武奔四夷以歸化主百神而

授職者可勝言哉古有仁片言而受福樹一善口獲應

况網羅窺制包括鴻徽以 神化之貞明協 靈命之

幽贊克含脩祚不亦宜乎玉真長公主以 天孫

毓德 帝妹聯貴師心此地杳捐代情奉黃籙以口

絜瞻白雲而志遠觀主李元崩監齋顏無待上座傳承

說爲學日益爲道日損逍遙中林之下仿徨塵垢之外

因聚而議曰今自道以祐 主自 主以祐人下尊

六幽上契三極風后力牧協宣朝政關睢麟趾宏被國

風禎祥荐臻妖瀾不作足以規萬業示將來赫赫巍巍

以表靈貺而迺謝矣斯頌魯之義闕穆滿銘弁之遊是

上蔽 天休下虧臣禮緣事斷誼蒙竊惠焉於是盤

屋宰李嗣琳同荷 湛恩巨備能事博詢墨客以贊

皇道時戶部郎中沛國劉同象才清起草譽美郎官

之列文慕上林能揚 天子之事共遵大雅呂揆

其嗣奉為頌曰 終南之北口真境關令尹喜宅茲嶺陰陰松栢造華頂

草結花樓龍護井靈僂之窟肅而靜其惟 皇夜夢

真人來神光赫赫金銀臺瑤容綽約冰雪開霓裳羽駕

紛徘徊 前聖後聖相感哉其 帝心虔求齋玉

京王公百辟咸致誠雲旗綵仗森出迎日月晏溫顯氣

晶 真容來兮受天慶其 真容來兮 聖人

壽千春無涯百福有 真容來兮寶壘昌遠郊却馬

雄四方紫殿敷座煙雲香拜首稽首天地長 靈元

之祚萬斯唐其 勅檢按道門威儀昭成觀主道士口口裕

天寶元丰歲次壬午七月癸卯朔十五日丁巳中元

建 河南史榮刻

此碑建於天寶元年而闕碑額攷其辭當在蓋屋爲
 元元宮玉真長公主寔主之公主睿宗最幼女也碑
 序爲倉部郎中戴璇頌爲戶部郎中劉同昇撰末云
 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曾孫戴伋書則建碑年
 號蓋追成頌序之日而稱者也伋官至僕射而世系
 年表列傳俱無之趙明誠金石錄亦失不收俱不可
 曉者書法八分頗穠艷第以肉勝蓋兼開元徐史之
 法而加損益者也 介州山人續稿
 中南樓觀宗聖觀尹喜宅也元宗夢老子真容得于

此玉真公主爲道士居于此故此碑述夢事以及玉
 真歸美唐室倉部郎中戴璇撰序戶部郎中劉同昇
 撰頌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曾孫戴伋書稱曾
 孫爲璇也然則碑云天寶元年建不知追成頌序之
 日而稱乎抑亦當伋時乎伋官僕射而史不書遂無
 從考 石墨鐫華

趙崑曰此頌刻於宗聖觀記之北面唐人分書甚佳
 但經元人翻本減弱矣碑側宋蘇軾書詩并弟轍詩
 歲久剝蝕元人別摹一碑視碑側字法亦減 金石文字記
 右真容靈應頌碑末題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

曾孫戴假書攷唐戴胄與至德兩世宰相至德官至
 尚書右僕射其卒也贈開府儀同三司則假必至德
 之曾孫而唐書世系表不見其名蓋史家失於採訪
 矣選舉志三品以上蔭曾孫五品以上蔭孫孫降子
 一等曾孫降孫一等贈官降正官一等僕射秩從二
 品開府儀同三司秩從一品假蓋承蔭而未得官者
 故以曾孫繫銜猶梁府君碑稱四品孫五品孫也文
 云禎祥荐臻妖瀾不作瀾卽沴字隸楷偏傍从參者
 或變从余遂與尔相涉又變尔爲爾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元宗夢真容事在開元廿九年閏四月詳見夢

真容勅旨有碑在整屋及易州文已見前此碑似
 係玉真公主以元元靈應之事請于元宗令刻頌
 於樓觀碑文中自有觀主李元崩則主此觀者非
 卽玉真且文云玉真長公主以天孫毓德帝妹聯
 貴師心此地香捐代情奉黃籙以口絜瞻白雲而
 志遠玩其語意非實主此觀也唐書傳睿宗第十
 一女玉真公主字持盈始封崇昌縣主俄進號上
 清元都大洞三景師金仙公主傳云太極元年與玉真公主皆爲道士築觀京師
 天寶三載上言曰先帝許妾捨家今仍叨主第
 食租賦誠願去公主號罷邑師歸之王府元宗不

許云云則是天寶三載公主尙居京師主第此碑在天寶元年其非爲樓觀之主明矣弇州云玉真公主實主之石墨云玉真公主爲道士居於此皆未細檢碑傳也

慶唐觀金籙齋頌

裝本高廣尺寸行字皆不計隸書在浮山縣龍角山

大唐平陽郡龍角山慶唐觀大聖祖靈元皇帝宮金

籙齋頌

并序

朝議郎左拾遺內供奉博陵崔明允墓

通直郎行河南府伊闕縣丞集賢院待制兼校理

御書史惟則書

空洞之中溟滓之際靈文尙矣混成朕焉混成者何象帝之先靈文者何龍漢之季五劫交周尊神遍運九炁列正元始自然治於流火之庭練於洞陽之館二儀得之以定位三景得之以發光赤明開圖碧落普度靈元奄有大道遂荒真宗天法之以無倪皇仰之而未及犧軒應運堯舜乘時均至化而思齊酌靈風而始庶獨立千古湛兮若存首出百王悠兮不極矣粵若祖聖系襲神宗先天不違後天繼代錫靈慶遠派源流長國家纂戎欽承前烈三合壹德六葉同

道平陽郡廟元宮者興王之肇地也惟初授命載告休
徵權□□迹徹落祠宇昭彰於國史乃今昇平配永
嘉瑞增修□□廟大建□□闕宮明白於□□御碑因□□吾
道爲天下程由□□□□□□天下式非夫至至孰能預
之哉□□皇帝御辯無爲齋心正一寤寐有感髣髴□真
容昭孝孫之精誠貽□□□□□□訓□□開元得聖象
天寶獲靈符不慶再集而繁昌至孝遂興而畢備祗崇
冊禮其高莫二袞龍克光於像設冕旒追尊於帝位雖
猶那商頌生人周雅傳之於昔□□今則過焉於鑠茲山
會神之寓西對姑射北隣□□天柱寔通仙之祕府也正

殿肅穆廣庭森沉峯巒左右松栝交陰摠虛无以靜深
也石壇重堦瓴壁環甃隱□□□□□□□□□□三元表辰
八月□□降誕每至是日展法於斯修金籙齋啟玉皇印
道家之寶王者之儀靡盛於此矣乃開□□軋門闢
坤戶氣麤廣莫風和不周八卦行乎其中矣仰列宿躡
魁剛落日淪陰夕時沈滢六甲佐乎其旁矣仙侶頽次
羽人步虛朝拜□□九天醮祠五老想鈎陳則黃雲垂覆
存太一則白鶴來翔其餘侍香玉童傳言玉女縹渺煙
景徘徊元空求之希微宛如契合耳惟鎮□□皇極叶
時邕外以廓清萬里戎夷向化內以乂安地庶季穀滋

稔滅格釋興昌光動植生成陰陽氣茂利兵所措則戢
干戈靈官所臨則曰曰厲矧感通上界 神降祺福景
命來假假曰天子万年者乎觀主臣郭處寂處恭是勒
宿夜匪懈稟師之曰曰符射執科儀爰謀法要開元
武載曰御題觀額 曰錄於茲廿五率
上疏議齋 帝命其請於是內使高口王城而至
綸言祕旨從 天上而來諸侯肅臨郡邑歲事革故
垣棟鼎新經像彤彩絕金光熒熒曾是所營曾是有
曰利乎永貞太守臣裴融并寮屬等惟 道孚敬誼形
于政奉敷休慶泉合觀徒衆等皆相與遵乃宗極體乎
自然熙澹漠於元和林恬愉於大順微臣嘗佐汾邑親
觀 聖蹤強名 道原用述真宰從窅冥而辯物因象
冈而得之其詞曰

三炁之宗粵靈元始朱靈丙午赤明斯起太上道君託
胎洪氏後天合德其惟 我李爰初啟運符命歸唐海
縣攸屬 六葉重光 天寶是應方壽無疆 大君推
策考靈元陽空輿之中自然妙有無鞅之衆勃勃珠口
迎不見前隨不見後外物雖變我法於久龍角嵯峨肇
興靈迹仙宮乃建清都伊宅洞裏 天長寰中 地隔
皇矣大道臨下有赫金錄秘訣玉京靈言陞壇之禮衆

法之門 聖祖貽訓來告 孝孫於茲授命永保

元元克昌身後大慶常存刊此樂石以奉至尊至尊

天寶二年歲次癸未十月景寅朔十五日庚辰下元

齋建 昔人所用莊子御六氣之辨意各不同惟梁簡文帝

南郊頌元默御辨寂照秉真後周庾信至老子廟詩

虛無推御辨寥廓本乘魄及此碑云皇帝御辨無為

齋心正一為得其旨若齊謝朓侍宴曲水詩於皇克

聖時乘御辨梁敬帝禪位策文安國字萌本因萬物

之志時乘御辨良會樂推之心後周庾信喜晴詩御

辨誠膺錄維皇稱有建宋王旦汾陰壇頌欽明稽古

御辨撫圖則以為首出在位之義梁王僧辨勸進元

帝表坦然大定御辨東歸隋李德林從駕詩朝乘六

氣辨夕動七星旒則以為巡遊之事唐朱子奢幽州

昭仁寺碑御辨崆峒非趨溫槃之岸乘雲谷口寧遊

波若之門碧落碑峒山順風勞乎靡索汾陽御辨宵

然自喪武后昇仙太子碑尋真御辨控鶴乘龍則以

為訪道之事隋薛道衡高祖文皇帝頌御辨遐逝乘

雲上仙則又借為升遐之事而唐李嶠大周降禪碑

翠鳳銜蕤黃龍御辨則不知其何所出也 金石文
字記

按此碑在浮山縣唐時謂之神山縣屬河東道晉
州平陽郡唐書地理志神山縣本浮山武德二年
析襄陵置東南有羊角山四年以老子祠更名神
山山西通志山川卷內云羊角山唐武德間更名
龍角山在浮山縣南三十五里東西二峯高峙雲
龍表武德三年縣人吉善行言於羊角山下見白衣
深父老曰爲吾語唐天子吾爲老君而祖也詔以地
立廟又寺觀卷內云天聖宮在羊角山之麓武德
三年二月老子見於大樹下謂里民吉善行曰吾
唐皇帝之遠祖也言訖不見遂詣長安奏聞命左

親衛都督杜昂于羊角山致祭老子再見復命有

司於其地建祠開元十四年

此語誤碑作十詔改六年御題觀額

慶唐觀御書額及碑文賜之改羊角山爲龍角山

并改浮山縣爲神山縣

此語亦誤山改龍角縣改神山皆武德四年事

高力士董修老君殿宋天聖五年詔改觀爲天聖

宮金籙齋者唐六典祠部條下載凡天下觀總一

千六百八十七所每觀觀主一人上座一人監齋

一人道士修行有三號其一曰法師其二曰威儀

師其三曰律師其德高思精謂之練師而齋有七
名其一曰金籙大齋調和陰陽消災伏害爲帝王

國王延祚降福其二曰黃錄齋並為一切拔度先祖其三曰明真齋其四曰三元齋正月十五日天官為上元七月十五日地官為中元十月十五日水官為下元皆法身自懺罪焉其五曰八節齋其六曰塗炭齋其七曰自然齋此碑蓋為修金錄大齋而作頌而碑又建于十月十五日下元齋則是為國延祚設齋而建碑在三元齋期也碑為崔明允撰史惟則書而唐書俱無傳述書賦注史白廣陵人諫議大夫善飛白子惟則陶宗儀云名浩字惟則然則碑書惟則者以字行也集古錄云唐

世分隸名家者四人韓擇木蔡有鄰李潮及惟則也墨池編云惟則天寶中嘗為伊闕尉集賢院待制後至殿中侍御史据此碑是伊闕丞非尉也碑云於是內使高力士董修者是也碑書我法弥久作矜所謂命高力士董修者是也碑書我法弥久作矜久猶靈應頌書矜為爾也未云以奉至尊至尊蓋至尊應闕二格書時直下覺其誤乃復書之而上文未抹去也文中非夫至至下至字疑聖字之誤又攷道藏目錄有龍角山記一卷註唐明皇御製慶唐觀記並聖銘等記蓋皆為龍角山慶唐觀而

作碑文所云大建闕宮明白於御碑者似卽指此

隆闡法師碑

碑高六尺八寸五分廣三尺六寸五分三十四行行六十五字行書在西安府學

大唐實際寺故寺主懷惲奉

勅贈隆闡大法師

碑銘 并序

懷惲及書

昔吾師因地求真衆魔紛燒果到成佛龍天捧圍自作
鎮靈山法躬靡易告滅雙樹示跡倫凡微言不傳慧燭
潛照屈夫歲邁千秋時淹五濁欲海騰沸邪山紛紜於
是釋防東逝爰稱地應漢夢西通方崇像法或青眸接

軌競扇靈風或白足相趨爭開佛日至欲繼前賢之令
謂歟法師諱懷惲俗張姓南陽人也遠祖因宦播遷京
地廿一代祖安晉丞相襲爵鴻臚公高祖融守黃門郎
遷太子庶子祖英唐解褐太常太祝襲爵天平公尋轉
吳王祭酒握蘭奏位清陪雅列法師聰敏為其性相慈
善資其風骨母常山夫人樂姓降胎之月不味羶腥載
誕之辰情欣禁戒暨年登卅歲特異諸童或焚葉為香
或聚沙為塔雖飛軒繡轂未嘗留步月宇香樓怡然忘
返
高宗天皇大帝乘輿撫運出震披圖虛已求

賢明敷待士總章元載夢觀法師倏降綸言遠令虔辟
於是臨丹檻迹青蒲廣獻真誠特蒙哀讚帝乃親授朱紱令處鳳池之榮師乃固請緇衣願託鸚林之
地奉勅於西明剎落善來忽唱惡業疑銷既挂

三衣俄陪四窠翹勤口積惠五分而非遙精苦逾深想
三祇而未遠時有親證三昧大德善導闍梨慈樹森疎
悲花照灼情祛口漏擁藤井於蓮臺散化無涯駢鐵圍
於寶國既聞盛烈雅締師資祈解脫規發菩提願一承
妙旨十有餘齡秘偈眞乘親蒙付屬自惟薄祐師資早
嘗想遺烈而崩心顧餘恩而兩面爰思宅地式建墳塋

遂於鳳城南神和原崇靈塔也其地前終峯之南鎮後
帝城之北里哥鍾湧出移上界於陰門泉流激
灑比連河於陽面仍於塔側廣攝伽藍莫不堂殿崢嶸
遠摸切利樓臺爰築直寫祇園神木靈草凌歲寒而獨
秀葉暗花明逾巖霜而靡萃豈直風高氣爽聲聞進道
之場故亦臨水面山菩薩全眞之地又於寺院造大窰
堵波塔周迴二百步直上一十二級或瞻星揆務或候
日裁規得天帝芳蹤有龍王之秘跡重重佛事窮鷲嶺
之分身種種莊嚴盡崑丘之異寶但以至誠多感能事
眞資故能遠降宸衷令資舍利計千餘粒加以

七珍函笥隨此勝緣百寶幡花合典供養 則天

聖皇后承九元之眷命躡三聖之休期猶尙志想金

河宮之秘寶法師誠盈而散並入擅航法師業行高

曰利益繁多故得名振 九重芳盈四部奉永昌

元勅徵法師爲寺主於是經紀僧徒覓摸釋

族緇門濟濟戒德峻而彌堅紺宇誥誥常住豐而更實

猶是才稱物寶道爲時尊知与不知仰醍醐於句偈識

与不識詢法乳於波瀾法師以慈誘內懷敷揚外積冀

傳聖旨用酬來望每講觀經賢護弥施等經各數十遍

夫我域者扇激風火嬰抱結漏系諸生止無常之短期

研乎事真攀不亟之虛朕若不乘佛願力託質淨方則

恐淪溺長往清昇永隔於是言論之際懇勸時衆四儀

之中一心專念阿弥陀佛願乘此勝回口生淨域又以

般若神咒能令速證菩提弥陀佛名亦望橫超惡趣諸

餘妙典雖並積心臺於此勝緣頗偏遊智府嘗誦大般

若咒向盈卅万反誦弥陀眞偈十万余遍理復使精真

厥想念雖微而必就二三千行功唐捐而靡得豈直諸

佛現前神人捧錫而已矣師爲諸重擔攝尔羣生舉洪

灼於耶山掉寶航於見海悲夫娑婆國中人多弊惡雖

復环臺寶界因勝侶而歸心至欲逸翥遐征藉良緣而
克進敢憑此義爰發誠心於是廣勸有緣奉爲

九重萬乘四生六趣造淨土堂一所莫不虬棟凌虛虹
梁架迴丹楹施日青瓊延風無春而返井舒花不暝而
重簷積霧於是神螭戾趾遠鎮瓊階寶鳳來儀還陪挂
戶彫堯畫拱之異窮造化之規模圓瑤方鏡之奇極人
天之巧妙又於堂內造阿彌陀佛及觀音勢至又造織
成像并餘功德並相好奇特顏容湛粹山豪演妙若照
三千海日摛華如觀百億或曰繪命采有慈氏之全身
或散扎馳芳得憂填之逸思何獨如來自在疑降上界
之魔故亦菩薩憫怡似救下方之苦夫以宅生者心心
勞則生喪栖神者志志擾則神亡然菩薩以濟物捨軀
上善以遺形徇節法師情存拯救式奉殷繁汲引雖曰
忘懷形質焉能靡累於是忽嬰風瘵病與時侵靈藥弗
痊脉器俄逝豈夫八林齊白我佛稱於寂滅梁木其壞
吾師等於死生以大足元年十月廿二日神遷春秋六
十有二臨終之際正念無虧顏色怡悅似有瞻矚北首
面西奄然而化悲夫烈烈歲陰蒼蒼天色軋兮何負殲
我惟良業也何孤嗇茲賢哲豈直悲盈四部嗟鹿苑之
荒涼抑亦哀悼兩宮痛峰臺之闕寤猶是俯迴

天睽載紆仙豪遠降恩波爰加制贈奉神龍元
年勅實際寺主懷惲示居三界遠離六塵等心境於虛
空混榮枯於物我棟梁紺宇領袖緇徒包杖錫之規模
躡乘杯之懿躡雖已歸寂滅無待於褒揚然寵洽友于
無忘於緝禮可贈隆闡大法師主者施行上人以至德
聿修良因累著故得天降成烈用讚芳規追遠慎終生
榮死贈足可光輝淨刹歷塵芥而長存旌青鸞門共河
山而永久弟子大溫國寺主思莊等並攀號積慮哀慕
居懷嗟覆護而無時仰音顏而靡日猶恐居諸易遠淵
善湮沉敬想清微勒茲靈響詞曰

娑婆種覺賢劫能人三祇歿妄五分祈真卽相離相非
身是身猶施慧棧廣濟迷津其十方化備雙林滅度三
界空虛四生哀慕正教旣隱微言遽敷式啟先哲用資
後悟其芳猷廣被至烈弥殷青眸演聖白足呈真遠導
芻芥遐宣墨塵靈門不絕代有其人其猗歟令德遠嗣
前英聲高四部譽重三明慈周有識智契無生法雲葉
落道樹滋榮其豈曷宿殃師資遽亡軋兮何負殲我惟
良徒嗟授凡空念傳香非夫勝緣孰答恩光其遐矣矧
野慈顏曠側敬發誠心爰憑淨域真容湛粹樓臺歸疑
希此善根遠酬明德其

天寶二年歲次癸未十二月景寅朔十一日景子建
右隆闡法師碑僧懷惲撰及書頗亦能爲其家言筆
法尤圓嫩有聖教遺意後稱天寶二年至明年則改
年爲載矣趙明誠金石錄極詳備而遺此似不可曉

弁州山人續稿

右唐實際寺主懷惲碑無書撰人姓名觀碑中有弟
子思莊敬想清徽勒茲元炎之語則碑乃惲之徒所
撰碑稱惲能誦般若神咒際遇高宗武后兩朝可謂
縉流之出色者而其老也乃患惡疾以死朝廷復贈
之曰隆闡法師然則其法果安在哉

金華琳瑯

此碑行書源出聖教而漸作婉媚纏繞都元敬云無
書撰人姓名碑中有弟子思莊則爲惲之徒所撰而
王元美乃曰僧懷惲撰及書今碑中敘惲生死甚備
明云大足元年十月二十二日神遷春秋六十有二
神龍元年勅贈隆闡大法師天寶二年建碑又弟子
思莊云云蓋碑首後人妄增懷惲及書四字文理本
不屬而元美疑于及字上當有撰字遂誤耳

石墨鐫華

文中有弟子大温寺主思莊敬想清徽勒茲元炎疑
卽其所書

金石文字記

懷惲南陽人姓張氏唐高宗見夢辟至親授朱紱不

受敕祝髮西明寺永昌元年敕徵室實際寺今碑寘
西安府學都元敬王元美二公俱似未竟讀其碑也
蓋緣碑首有懷惲及書四字元美遂誤耳余考京兆
府章敬字又有懷惲者謚大覺禪師泉州同安人謝
姓元和初憲宗召居上寺元和十二年十二月三十
日示滅建塔瀟水曰大寶相塔碑所謂懷惲書者
豈卽大覺耶何以又稱及書耶按天寶癸未至元和
十二年丁酉已七十五年卽大覺滿百歲計至天寶
建碑之年才三十五歲耳豈自以生晚故云及書幾
幸及之耶書復老健不類少年且大覺以宗旨著而
不以書名有謂惲名後人增刻者余手摹其文絕無
痕迹可辯不知何也

金石
史

碑無書撰人姓名而首行名題大唐實際寺故寺主
懷惲奉勅贈隆闡大法師下復有懷惲及書懷惲已
故矣焉能自書又所謂及書者措詞益莫可曉也碑
云懷惲二十一代祖安晉丞相襲爵鴻臚公高祖融
黃門郎遷太子庶子祖英唐解褐太常太祝襲爵天
平公尋轉吳王祭酒碑旣書永昌元年勅徵法師爲
寺主後遂言以大足元年十月廿二日神遷春秋六
十有二大足元年以長安元年正月丁丑改故碑已

云然隆闡世族也而詭尙異教至此悲夫授堂金石跋

按碑云大足元年十月廿二日神遷春秋六十有

二推其生在貞觀十四年高宗總章元年夢觀法

師倏降綸言遠令虔辟固請緇衣奉勅于西明刺

落果如其言則年已二十九而始剃落亦已晚矣

大足改元在久視二年正月丁丑是年十月辛酉

改元長安通鑑目錄是年九月庚午朔則十月當

是庚子朔辛酉是二十二日則法師之遷神正在

改元之日碑不曰長安而云大足是其誤處授堂

跋未細檢也神龍元年勅贈隆闡在遷神後五年

其立碑又在遷神後四十二年閱時既久則碑中

敘述大率出于思莊等之追憶不能無舛誤也懷

惲及書其意与泉書同

嵩陽觀聖德感應頌

碑高一丈四尺四寸二分廣八尺一寸二十五行行五十三字隸書末行年月篆書額題大唐嵩陽觀紀

大唐嵩陽觀紀 聖德感應頌

開府儀同三司行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崇

龜館大學士集賢院學士朔方節度等副大使移國

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上

太中大夫守河南尹河南水陸運使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兼東京留守判留司尚書省事臣裴迥題額

朝散大夫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上柱國臣徐浩書域中之大有四

道爲之首而王者統焉方外之人有五神爲之目而聖者用焉非

也竊以致神非神也莫能感聖自炎師水玉軒訪峒山省藝汾陽徘徊河上且猶私壹己之利屈萬葉之尊或得之而不存或求之而不及則未有虧心六合

靈化被於海隅滌覽九重異人臻於闕下密傳僊契潛設神功端拱紫庭坐進金鼎如

我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之至感也蓋德邁者其業崇道躋者其化博上初戲巨難慕

睿圖以爲唐虞盛理教人而已矣乃昭禮物考經忠

於是乎帝典玉綱罔不畢備及夫壹戎夏致邕熙又以

爲軒昊上德恭已而已矣乃敦清靜復淳朴於是乎偃

甲垂衣示於羣欲故載歷三紀功苞九皇乃時有真人

方丕不召而至者儼然而進曰臣聞管者太初之先也

嘗有受命握符壹君千歲後代聖人順其外爲封禪修

其中爲導養故玉檢有不死之名金丹爲長生之要五

三以降茲道蔑聞陛下承紫氣之真宗接黃神

之遠運玉檢之文已備金丹之驗未彰
天將授之
其在今矣
上覽其議而告之言朕聞神丹者有

琅玕雪霜三化五轉太壹得之爲上帝之伯
元
君得之爲下教之尊必將撥蠹爲之功任自然之力乃
可就矣於是考靈跡求福庭以爲嵩陽觀者神嶽之宅
真僊都之標勝直中天晷景之正記
烈祖巡遊
之所抱汝含頰風交雨會陰陽之所蒸液偃佺之所徃
還丹竈琳堂徃徃而在乃命道主孫太冲親承
密
詔對授真訣壹之日披圖於
天府三之日陳醮於

山壇然後俾太壹啟鑪陵陽傳火積炭於廡下投藥於
鼎中固以扇鑄室其窻戶隙光不容人跡罕到自河尹
官屬邑宰吏竄目對對泥手連印署太冲乃與中使薛
履信銜
命而東涉海沂過蒙羽行且千里歸已十
旬然後剋日聚觀開對發印餘燼未滅還丹赫然則已
六轉矣明年移藥於緱氏山升僊太子廟其設制之功
神異之効又如初焉每至降
御詞陳祝冊紫泥篆

表倏忽飛天靈酒玉杯繽紛移座祠官瞻貽供吏驚噤
靈貺昭荅有如此者其餘瑞鶴卿雲祥光祕語匪朝伊
夕不可勝記按中丹經云金華持成威光鼎就則有朱
鳥呈異白日激輝斯非類乎九轉旣畢馳騁以獻

聖上方滌慮蘇清齋心虛白神期應會如合契焉於是
三事百寮奉觴稱賀曰

上真降殊休而報

陛下撫羣黎而歸喜域

天職極且夫燿化

至道先烈也還風太初

昌運也異人委質

聖感也靈藥薦喜

天符也此四者皇圖帝載所未聞焉微臣預春醮
之徒忝申甫之地

上清事隱非魯冊之載微大洞

功成豈周頌之能紀強銘琬璣永播

軋坤其辭

曰

太古兮上皇千歲兮壹君自軒轅兮獨徃遂歷代兮無

聞

有唐兮英聖六葉兮十紀惟天寶兮合符故

漳風兮變始嵩有峯兮頽有瀾交靈氣兮集僦壇資

聖喜兮效神丹神丹御兮福庭會虹蜺旗兮紫雲

蓋臨萬邦兮彌億載

天寶三載二月五日建

右唐嵩陽觀紀聖德頌天寶中明皇命方士鍊丹于

此觀李林甫獻頌稱述功德焉天寶之政荒淫敗度

而明皇區區方鍊丹以斷長生豈不可笑乎

金石錄

元宗命方士煉大還于嵩陽觀六轉而移煉緱氏山

太子廟九轉而林甫紀其瑞者也當是時女蠱邊鬻

金石錄卷八十一
交作于中外而林甫以金石之毒發之天下之緣督
幾絕而唐事去矣而君臣方日熙熙然交與其美而
張大之良可歎也頌成之明載太真冊其又七載林
甫沒又四載帝走蜀不知大內辟穀自託元始孔昇
真人時亦得此丹力否耶書爲徐浩古隸與帝隸法

絕相類

分州山人稿

碑甚高大頂蓋刻刻爲雲龍嵌珠下座亦刻刻丁甲
之像左右旁刻花紋甚工細周鋪俱范金彩歷歲久
遠絕無損蝕卽金彩尙未盡落可異也予讀唐奸臣
傳至李林甫諸惡未嘗不冠髮上指也茲頌刻碑嵩

陽故宮之前與漢三柏並列所紀爲方士煉丹丸轉
而以諛詞陰擅人國者其文與事俱不足道正宜剝
去之爲名山洗垢惟是碑爲徐定公浩古隸筆法迺
雅姿態橫生藝林中正自難廢耳史稱浩父嶠之善
書以法授浩益工嘗書四十二幅屏諸體皆備草隸
尤工世狀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驢奔泉今浩書存者
無幾矣漫識於此予以康熙十九年庚申歲肄業嵩
陽書院晨夕遊碑下摹視古隸法道理整無一懈筆
每停眎不能去碑在風日中完好全無剝蝕亦屬嵩
下唐碑之僅見者按嵩下徐浩所書聖德頌止此一

碑而鄭氏通志金石畧兩載之一曰天封聖德感應
頌一曰嵩陽觀紀聖德感應頌蓋失考矣說嵩

明皇本唐令主自張說以封禪導於前林甫以仙藥
誘於後漸以奢淫往不知返遂釀成安史之禍史但
稱林甫迎合固寵妒賢嫉能屢起大獄而不言其引
君於邪未爲探本之論也自開元廿二年以李林甫
同三品由是爵張果置元學得妙寶真符聞空中仙
語史不絕書獨此孫太冲仙藥事史所不載以此碑
推之則明皇晚政之惑其胥爲林甫所蠱決矣碑稱
聖方條慮穆清齋心虛白當是時上在位久倦于庶

政一以委成林甫林甫乃不能引君當道而縱君於
聲色是艷妻之禍固由君昏而引而成之者林甫也
然向非此碑則林甫不過一權相耳權相代時有
何遽階之亂乎隕然一碑足補世史所未備則碑之
應勳大矣碑文撰自林甫於時韓愈氏未生八代之
衰未起而此碑文體疏越非復唐初繁縟宿習庶乎
鬱然可觀然林甫中無學術此碑決非出林甫手史
稱郭慎微范咸文士之闕茸者代爲題尺定當是闕
茸文士筆耳按金石錄徐季海隸書碑刻最多唐
人隸書之盛無如季海隸書之工亦無如季海而名

出史惟則韓擇木諸公下今世所存亦僅見此一碑

虛舟題跋

以哥奴之穢而使徐浩書之故其碑至今存然弄璋
扶杜之不曉豈能為此文者不知出于何人之手

亭集

明皇初不信神仙收集仙殿為集賢後以相州刺史
韋濟薦張果入宮制以為銀青光祿大夫賜號通元
先生則頗信矣此開元二十年事至此深信不疑乃
鍊丹以求長生林甫奸諂其為是言也固宜季海書
之能無惑乎

金石存

石嵩陽觀紀聖德感應頌唐宋碑刻多以撰人姓名
列第一行書人姓名次之題額者又次之此碑首題
林甫上裴迴題額碑未始題徐浩書與它碑式異季
海官卑不敢與林甫迴並列故也賜紫金魚袋賜緋
魚袋例書於結銜之末此獨在兼官之上碑本八分
書獨題年月處作小篆亦它碑所罕有也唐書宰相
表天寶十載正月丁酉林甫遙領單于安北副大都
護充朔方節度等使碑建於天寶三載林甫已領朔
方節度副大使疑史有缺譌矣其兼崇元館大學士
集賢院學士則本傳所未載徐浩傳亦不載檢校金

部員外郎皆畧之也明皇本紀天寶三載二月河南尹裴敦復討吳令光此碑題額者為河南尹裴迴迴

與敦復未審即一人否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寶刻類編有此碑記元宗命道士孫太沖設醮燒丹

之事通鑑云天寶四載上謂宰相曰朕比以甲子日

於宮中為壇為百姓祈福朕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

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朕於嵩山鍊藥成亦

置壇上及夜左右欲收之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

此自守護達曙乃收之太子諸王宰相皆上表賀蓋

是時元宗好道甚矣新唐書地理志河南有伊水石

堰天寶十載尹裴迴置迴方為河南尹故題額也司

空圖書屏記稱浩或草或隸尤為精絕墨池編稱浩

善正書八分真行今觀其隸書甚工致與正書信為

二絕也中州金石記

碑陰刻宋熙寧辛亥張琬等題名宣和乙巳盧漢傑

等題名景冬易宗伯謂盧書秀逸有法為宋刻之冠

中州金石攷

碑列李林甫衙內朔方節度等副大使案舊唐書林

甫傳天寶改易官名為右相停知節度事今碑有右

相與史合而仍節度朔方則未嘗停其使職也題額

者裴迥見宰相世系表稱迥司封員外郎地理志河南有伊水石偃天寶十載尹裴迥置以碑推之天寶三載已云守河南尹河南水陸運使兼東都留守豈不亦久于其位與宜其建置便于人也徐浩在本傳惟云連累都官郎中據此碑題蓋由檢校尚書金部員外郎

徐浩神道碑遷金部員外郎

歷階至都官而史文從畧故

不悉書嵩陽石刻多遭損頽此頽獨無恙亦由石質過大捶摹者少而易于保完又何其幸與

按堂金石跋

按題額者裴迥兩唐書無傳僅見宰相世系表稱迥官司封員外為裴度之孫識之子度相憲穆敬

文四朝在天寶後七十餘年則其孫又當逾四五十年是見於表者別一人非即題額之迥矣潛研

謂明皇本紀天寶三載二月河南尹裴敦復討吳令光未審與題額之裴迥即一人否裴敦復表傳

亦俱無攷其討吳令光事惟載新唐書本紀舊紀但書二月河南尹裴敦復卒而不載討吳令光事

而于夏四月則云南海太守劉巨鱗擊破海賊吳令光永嘉郡平不言裴敦復與劉巨鱗同討兩史

互異且河南尹裴敦復之卒舊紀特書亦不詳其故通鑑載天寶三載二月海賊吳令光等抄掠台

明命河南尹裴敦復將兵討之夏四月裴敦復破

吳令光擒之不載劉巨十二月刑部尚書裴敦復

擊海賊受請託云云是裴敦復初以河南尹討吳

令光及事平入為刑部尚書至十二月尚在舊紀

稱其二月卒者誤也通鑑于二月裴敦復討吳令

光不書并新書本紀書二月于丑以通鑑目錄推

之是年三月乙丑朔閏二月當是乙未朔則二月

是丙寅朔于丑是十二日此碑立于二月五日其

時裴敦復尚為河南尹不知何以又有裴迴之為

河南尹也若疑迴與敦復是一人則何以地理志

載河南伊水石偃天寶十載尹裴迴置也豈人為

刑部尚書之後至十載復為河南尹乎種種疑義

范氏夫人墓誌

碑高一尺九寸廣一尺八寸五分十九行行二十字正書

大唐故范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范諱如蓮花懷河內人也洎中行佐晉張祿相

秦滂著大才睚稱良史英聲茂閥奕世存焉高祖預祖

義慎父靈琛並才韻卓犖風調閑雅慕梁竦之平生恐

勞郡縣詠陶潛之歸去遂樂田園由是冠冕陵遲夫人

因爲平人也凝脂點染獨授天姿婦德女功不勞師氏
始以色事朝請大夫行河內縣令上柱國瑯邪王昇
次子前鄉貢明經察選深目逆調切琴心昔溫氏玉臺
願投姑女漢王金屋思貯阿嬌方之寵焉未足多也而
大夫人猶自謂桃根卑族碧玉小家每驚齊大非偶能
用鳴謙自牧舉事必承先意服勤嘗不告勞而王公感
夫區區他日益重雖名齊衣帛而寵實專房粵以天寶
三載閏二月十四日因口覆瘡中風終于河內之私第
春秋載冊七卽以其口歲次甲申四月甲午朔十六日
已酉葬於大行之陽原禮也烈烈哀挽壘壘孤塵將懼

爲陵庶存刊石銘曰

長夜窮泉兮一閉千年云誰之思兮令淑殲焉至岫雲
沒兮河陽花死地久天長兮空存女史

